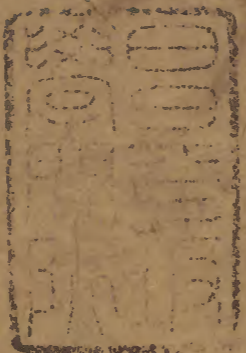


通鑑

卅一之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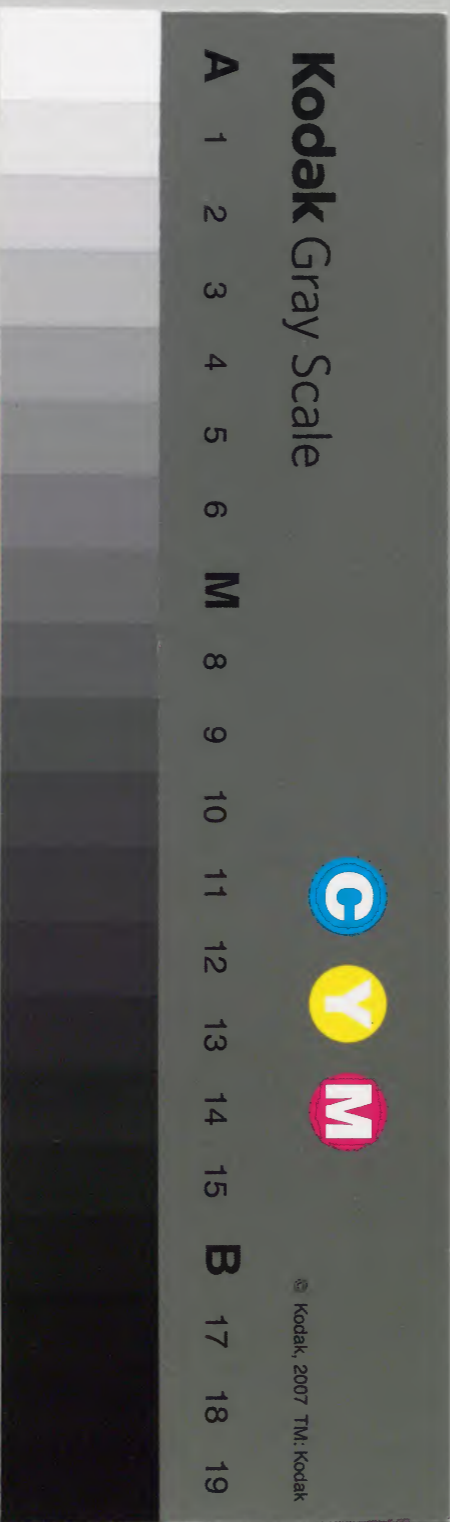
漢



一	四	〇	六	六	三	五	〇	七	三	漢書門類
冊	架	函	號	類						

三	八	三	函	架	一	四	〇	冊	五	〇	七	三	號	類	漢書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073	
冊數	140 (16)		
函號	283	7	



資治通鑑卷第三十一

翰林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兼侍講同提舉萬壽觀公事兼判

集賢院上護軍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二千三百戶賜紫金魚袋馬光奉

勅編集

宋 後學 天台胡三省 音註

明 後學 長洲陳仁錫 評閱

漢紀二十三 起屠維大淵獻盡
疆圉協洽凡九年

孝成皇帝上之下

陽朔三年春三月壬戌隕石東郡八 夏六月潁川

鐵官徒申屠聖等百八十人殺長吏盜庫兵自稱將

軍經歷九郡遣丞相長史御史中丞逐捕以軍興從

事長知兩翻師古曰逐捕之事須有發興皆依軍法皆伏辜秋王鳳疾天

子數自臨問數所翻親執其手涕泣曰將軍病如有不

可言師古曰不可言謂死也不欲斥言之平阿侯譚次將軍矣鳳頓首

泣曰譚等雖與臣至親行皆奢僭行下孟翻無以率導百

姓不如御史大夫音謹敕敕整也正也臣敢以死保

之及鳳且死上疏謝上復固薦音自代復扶又翻言譚等

五人必不可用天子然之初譚倨不肯事鳳師古曰倨慢也

而音敬鳳卑恭如子故鳳薦之八月丁巳鳳薨九月

甲子以王音為大司馬車騎將軍而王譚位特進領

以諍得官
比比習使
然也

城門兵長安十二城門皆有屯兵安定太守谷永以譚失職勸譚

辭讓不受城門職由是譚音相與不平冬十一月

丁卯光祿勳于永為御史大夫永定國之子也

四年春二月赦天下夏四月雨雪雨于其翻秋九月

壬申東平思王宇薨宇宣帝之子少府王駿為京兆尹

駿吉之子也先是京兆有趙廣漢張敞王尊王章至

駿皆有能名故京師稱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趙廣漢張

敞宣帝時尹京三王皆帝所用史言尹京者難其材先悉薦翻閏月壬戌于永卒

烏孫小昆彌烏就屠死子拊離代立師古曰拊讀與撫同為

弟日貳所殺漢遣使者立拊離子安日為小昆彌日

貳亡阻康居

其遠以自全

安日使貴人姑莫匿等

三人詐亡從日貳刺殺之

師古曰詐畔亡而投之於

是西域諸國上書願復得前都護段會宗

會宗前為西域都護

終更而還

上從之城郭諸國聞之皆翕然親附

永奏言聖王不以名譽加於實效御史大夫任重職

大少府宣達於從政唯陛下留神考察上然之

鴻嘉元年春正月癸巳以薛宣為御史大夫

用谷永之言也

二月壬午上行幸初陵赦作徒

師古曰徒人之在陵役作者以

新豐之戲鄉為昌陵縣

師古曰戲水之鄉也戲音許宜翻

奉初陵

上始為微行

張晏曰出入市里不復警蹕若微賤者之所為故曰微行

從期門郎

或私奴十餘人或乘小車或皆騎

騎奇

出入市里郊

野遠至旁縣

旁縣諸縣環長安旁者也

甘泉長楊五柞

柞才鬪雞

走馬常自稱富平侯家人富平侯者張安世四世孫

放也放父臨尚敬武公主

文穎曰公主成帝姊也臣瓚曰敬武公主是元帝姊

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薛宣傳云主怒曰嫂何以取

武縣

生放放為侍中中郎將娶許皇后女弟當時

寵幸無比故假稱之三月庚戌張禹以老病罷以

列侯朝朔望位特進見禮如丞相

朝直

賞賜前後數

千萬夏四月庚辰薛宣為丞相封高陽侯

恩澤侯表高陽

侯食邑千東莞

京兆尹王駿為御史大夫

王音既以從舅

越親用事小心親職從才上用翻以音自御史大夫入為

將軍將軍中朝不獲宰相之封自公孫弘以來六月

乙巳封音為安陽侯地理志汝南郡冬黃龍見真

定見賢是歲匈奴復株累單于死弟且麋胥立為

搜諧若鞮單于遣子左祝都韓王駒留斯侯入侍以

且莫車為左賢王累力追翻單音蟬且子余翻鞮丁

翻

二年春上行幸雲陽甘泉甘泉宮在三月博士行

大射禮古者天子諸侯大夫士皆有大有飛雉集于

庭歷階登堂而雉師古曰歷階謂以次後雉又集太

常宗正丞相御史大夫車騎將軍之府又集未央宮

承明殿屋上車騎將軍音待詔寵等上言師古曰以

其人名寵天地之氣以類相應譴告人君甚微而著

雉者聽察先聞雷聲故月令以紀氣師古曰謂季冬

經載高宗雉雉之異以明轉禍為福之驗師古曰高

有飛雉升鼎耳而雉祖已曰惟先假今雉以博士行

禮之日歷階登堂萬眾睢睢師古曰睢睢仰目驚怪

連日徑歷三公之府太常宗正典宗廟骨肉之官然

後入宮其宿留告曉人其備深切師古曰宿音先就

雖人道相戒何以過是後帝使中常侍鼂闕詔音曰

通鑑卷三十一

鼂古朝字聞捕得雉毛羽頗摧折類拘執者得無人為之

師古曰言入放此雉故欲為變異者折而設翻音復對曰陛下安得亡國之

語不知誰主為佞調之計誣亂聖德如此者左右阿

諛甚眾不待臣音復調而足復扶又翻謂古謂字師古曰足益也音子喻翻

足其不足日足公卿以下保位自守莫有正言如令陛下覺

寤懼大禍且至身深責臣下繩以聖灋臣音當先誅

豈有以自解哉今即位十五年繼嗣不立日日駕車

而出失行流聞行所行也言帝所行多非道過失流布聞於遠方也行下孟翻海內

傳之甚於京師外有微行之害內有疾病之憂皇天

數見災異欲人變更數所角翻見賢遍翻更王衡翻下同終已不改天

尚不能感動陛下臣子何望獨有極言待死命在朝

暮而已如有不然老母安得處所尚何皇太后之有

高祖天下當以誰屬乎如淳曰老母音之老母也當隨已受罪誅也又謂已言深

切觸悟人主積愆而犯必行之誅不能復顧太后也師古曰如說非也此言摠屬於成帝耳不然者謂不

如所諫而自修改也老母即帝之母太后也言帝不自修改國家危亡太后不知處所高祖天下無所付

屬也屬音之欲翻宜謀於賢智克已復禮用論語孔子答顏淵之言以求

天意繼嗣可立災變尚可銷也初元帝儉約涓陵

不復徙民起邑事見二十九卷元帝起初陵即起永光四年復扶又翻

數年後樂霸陵曲亭南更營之即新豐戲鄉之地關中記昌陵在霸城東

二十里將作大匠解萬年解戶買翻姓也姓諧自音唐叔虞食邑於解今解縣

通鑑卷之三十一 漢紀三十一 成帝

陳湯不終

也晉有解狐解揚使陳湯為奏請為初陵徙民起邑欲自以

為功求重賞湯因自請先徙冀得美田宅上從其言

果起昌陵邑為萬年湯得罪夏徙郡國豪桀賞五百

萬以上五千戶于昌陵 五月癸未隕石于杜郵三

六月立中山憲王孫雲客為廣德王中山憲王福

孫也地節元年福薨子懷王修嗣是歲城陽哀王

雲薨無子國除城陽景王章傳

三年夏四月赦天下 大旱 王氏五侯爭以奢侈

相尚成都侯商嘗病欲避暑從上借明光宮師古曰

明光宮在城後又穿長安城引內灋水地理志豐水

列侯患難 症新都侯 患陰症

非流過上 注第中大陂以行船立羽蓋羽蓋編張周

帷周帷船之四楫棹越歌師古曰楫棹皆所以行船

楫謂棹之短者也今吳越之人上幸商第見穿城引

水意恨內街之未言後微行出過曲陽侯第又見園

中土山漸臺象白虎殿起土山漸臺又為於是上怒

以讓車騎將軍音商根兄弟欲自黥劓以謝太后劓

器翻又上聞之大怒乃使尚書責問司隸校尉京兆

尹知成都侯商等奢僭不軌藏匿姦猾皆阿縱不舉

奏正灋二人頓首省戶下司隸校尉察三輔京兆尹

責之省戶又賜車騎將軍音策書曰外家何甘樂禍

禁門也

通鑑卷三十三 成帝

敗師古曰言此罪過並身自為之余謂言商等奢而欲自黥劓相戮辱於太后前傷慈母之心以危亂國

家外家宗族疆上一身衰弱日久今將一施之師古曰行

刑君其召諸侯令待府舍諸侯指商根等師古曰是

日詔尚書奏文帝誅將軍薄昭故事見十四卷文帝前十年車

騎將軍音藉橐請罪師古曰自坐橐上言待刑戮也商立根皆負斧

質謝良久乃已上特欲恐之實無意誅也 秋八月

乙卯孝景廟北闕災 初許皇后與班婕妤皆有寵

於上上嘗遊後庭欲與婕妤同輦載婕妤音接于下同婕妤

辭曰觀古圖畫賢聖之君皆名臣在側三代末主乃

有嬖妾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之乎師古曰嬖愛也音必計翻又卑義翻

近音巨上善其言而止太后聞之喜曰古有樊姬張

侍者李平得幸亦為婕妤賜姓曰衛其後上微行過

陽阿王家師古曰陽阿平原之縣也應劭曰平原縣陰東南五十里有陽阿鄉故縣也考異

曰五行志作河陽主伶玄趙后外傳及荀紀亦作河陽外戚傳顏師古注曰陽阿平原之縣也今俗書阿

字作河或為河陽皆後悅歌舞者趙飛燕師古曰以其體輕故

人所妄改耳今從之召入宮大幸有女弟復召入復扶又翻姿性尤醜粹

左右見之皆嘖嘖嗟賞嘖嘖衆口稱羨而有宣帝時

披香博士淳方成在帝後披香博士後宮女職也嘖曰

通鑑卷三十三 漢紀三十三 成帝

二

張

張

張

張

此禍水也滅火必矣姊弟俱為健行貴傾後官許皇

后班婕妤皆失寵於是趙飛燕譖告許皇后班婕妤

挾媚道婦人挾媚道者熹祝詛後官詈及主上祝職

詛詛莊助翻冬十一月甲寅許后廢處昭臺宮師古曰

詈詈力智翻后姊謁皆誅死親屬歸故郡后姊謁為平

昌昌呂翻后姊謁皆誅死親屬歸故郡安剛疾夫人

許許氏本山考問班婕妤對曰妾聞死生有命富

貴在天載于夏答脩正尚未蒙福為邪欲以何

望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愬師古曰祝詛主如其

無知愬之何益故不為也上善其對赦之賜黃金百

斤趙氏姊弟驕妬健行恐久見危乃求共養太后於

長信宮師古曰其音居用翻養音弋向翻官上詐焉

廣漢男子鄭躬等六十餘人攻官寺篡囚徒盜庫

兵自稱山君廣漢郡高帝分蜀郡置屬益州師古曰

皆曰寺四年秋勃海清河信都河水溢勃海唐滄景州清

冀州冀州師古曰溢灌縣邑三十一敗官亭民舍四萬餘

所敗補平陵李尋奏言議者常欲求索九河故迹而

穿之今因其自決可且勿塞以觀水執索山客翻塞

河欲居之當稍自成川跳出沙土然後順天心而圖

之必有成功而用財力寡於是遂止不塞朝臣數言

通鑑卷之三十一 成帝

李尋

百姓可哀上遣使者處業振贍之師古曰處業謂安處之使得居業

所角翻處昌呂翻廣漢鄭躬黨與漫廣犯歷四縣衆且萬人

州郡不能制冬以河東都尉趙護爲廣漢太守發郡

中及蜀郡合三萬人擊之或相捕斬除罪師古曰護黨相捕斬

赦其本罪旬月平遷護爲執金吾賜黃金百斤是歲平

阿安侯王譚薨上悔廢譚使不輔政而薨也乃復進

成都侯商復扶又翻以特進領城門兵置幕府得舉吏如

將軍漢制列將軍置幕府得舉吏魏郡杜鄴時爲郎素善車騎將

軍音見音前與平阿侯有隙即說音曰夫戚而不見

殊孰能無怨師古曰戚近也殊謂異於疏也說輸芮翻昔秦伯有千乘之

國而不能容其母弟師古曰秦景公母弟公子鍼有寵於其父桓公景公立鍼懼而

奔晉專在昭元年故經書秦伯之弟鍼出奔晉傳曰稱弟罪秦伯也春秋譏焉周召則

不然師古曰言周公召公無私怨也余謂不然者不爲秦伯之爲也召讀曰邵忠以相輔

義以相匡同已之親等已之尊不以聖德獨兼國寵

又不爲長專受榮任分職於陝並爲弼疑師古曰分職於陝謂

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陝即今陝州縣也音式冉翻而說者妄云分陝是潁川縣縣謬

矣弼疑謂左輔右弼前疑後丞也余按字書陝從兩入郊從兩人人自不考耳爲于僞翻長知兩翻故

內無感恨之隙師古曰感音胡閻翻外無侵侮之羞俱享天祐

兩荷高名者蓋以此也荷下可翻竊見成都侯以特進領

城門兵復有詔得舉吏如五府丞相御史及車騎左右將軍府也復扶又

翻此明詔所欲必寵也將軍宜承順聖意加異往時
每事凡議必與及之發於至誠則孰不說論師古曰言皆出
於至誠彼必和說無憂乖異也說讀曰悅音甚嘉其言由是與成都侯商
親密二人皆重鄴

永始元年春正月癸丑太官凌室火師古曰凌室藏水之室凌音力

證翻又戊午戾后園南闕火考異曰五行志及荀紀二火皆作災今從漢

上欲立趙婕妤為皇后皇太后嫌其所出微甚

難之太后姊子淳于長為侍中數往來通語東宮數

歲餘乃得太后指許之夏四月乙亥上先封婕妤
父臨為成陽侯恩澤侯表成陽侯食邑於汝南新息諫大夫河閒劉輔

劉輔

上書漢書劉輔河閒宗室言昔武王周公承順天地以饗魚鳥

之瑞然猶君臣祗懼動色相戒今文尚書泰誓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

怒之異者虘威怒謂皇天降威震怒也虘古乎字雖夙夜自責改過易

行孟行下畏天命念祖業妙選有德之世考卜窈窕之

女鄭玄曰考猶稽也師古曰窈窕幽閒也以承宗廟順神祗心塞天下

望塞悉則翻子孫之祥猶恐晚暮今乃觸情縱欲傾於卑

賤之女欲以母天下不畏於天不愧于人惑莫大焉

里語曰腐木不可以為柱人婢不可以為主考異曰劉輔

傳云腐木不可以為柱卑人不可以為主荀紀天人

通鑑卷三十一 漢紀三十一 威帝

之所不予必有禍而無福市道皆共知之師古曰市道也一日市人及行於道市中之

道也一日市人及行於道路者也予讀日與朝廷莫肯壹言臣竊傷心不

敢不盡死書奏上使侍御史收縛輔繫掖庭祕獄師古曰漢舊儀掖庭詔獄令丞官者為之主理婦人女官也

將軍辛慶忌右將軍廉褒光祿勳琅邪師丹太中大

夫谷永四人皆中朝官俱上書曰竊見劉輔前以縣令求見

擢為諫大夫輔以褒責令上書言得失召見擢此其諫大夫褒責東海縣也責音肥

言必有卓詭切至當聖心者故得拔至於此旬月之

間收下秘獄下遐稼翻臣等愚以為輔幸得託公族之親

在諫臣之列新從下土來未知朝廷體獨觸忌諱不

足深過過猶罪也小罪宜隱忍而已如有大惡宜暴治理

官與眾共之理官謂廷尉也師古曰令眾人知其罪狀而罰之暴顯示也顯示其罪使理官

治今天心未豫張晏曰豫悅豫也災異屢降水旱迭臻方當

隆寬廣問褒直盡下之時也而行慘急之誅於諫爭

之臣爭讀日爭震驚羣下失忠直心假令輔不坐直言所

坐不著師古曰著明也天下不可戶曉師古曰言不可家家曉諭之也同姓

近臣本以言顯其於治親養忠之義治直之翻誠不宜幽

囚於掖庭獄公卿以下見陛下進用輔亟而折傷之

暴人有懼心精銳銷爽師古曰人人皆懼也蘇林曰爽弱也師古曰爽音乃亂翻

又乳莫敢盡節正言非所以昭有虞之聽師古曰舜有敢諫之

辛慶忌師丹

通鑑卷三十三 成帝

鼓故言有虞之聽也一日謂達四聽也廣德美之風臣等竊深傷之惟

陛下留神省察省悉非翻上乃徒輔繫共工獄蘇林曰考工也師古

曰少府之屬官亦有詔獄共讀其龔同減死罪一等論為鬼薪應劭曰取薪給

宗廟為鬼薪三歲刑也初太后兄弟八人獨弟曼早死不侯

鳳嗣父爵陽平侯崇安成侯庶弟五人太后憐之曼

同日封謂之五侯入人之中獨曼不侯寡婦渠供養東宮供古用翻子莽切孤不及等比師古

曰比音必寐翻余謂當音毗至翻其羣兄弟皆將軍五侯子乘時侈

靡師古曰乘因也以輿馬聲色佚游相高師古曰佚與逸同

莽因折節為恭儉勤身博學折而設翻被服如儒生日被

音皮義翻事母及寡嫂養孤兄子行甚救備莽兄承早歿有子光行下

孟翻又外交英俊內事諸父曲有禮意大將軍鳳病莽

侍疾親嘗藥鄭玄曰嘗藥度其所堪亂首垢面不解衣帶連月

鳳且死以託太后及帝拜為黃門郎漢舊儀曰黃門郎屬黃門令

暮入對青瑣門拜名曰夕郎董巴曰禁門曰黃闥遷射聲校尉久之叔父成

都侯商上書願分戶邑以封莽長樂少府戴崇姓譙戴宋

戴公之後一曰宋滅戴子孫以國為氏侍中金涉中郎陳湯等皆當世

名士咸為莽言為子偽翻下同上由是賢莽太后又數以為

言數所角翻五月乙未封莽為新都侯莽傳以南陽新野之都鄉為新都侯

國遷騎都尉光祿大夫侍中宿衛謹救爵位益尊節

操愈謙散輿馬衣裘振施賓客師古曰振舉也施式智翻家無所

帝

餘收贍名士交結將相卿大夫甚眾故在位者更推

薦之更工衡翻游者為之談說虛譽隆洽傾其諸父矣師古曰激急

也洽漸淡也周偏也敢為激發之行處之不慙師古曰激急動慙愧也

嘗私買侍婢昆弟或頗聞知師古曰激急

莽因曰後將軍朱子元無子朱博字子元莽聞此兒種宜

如此師古曰此兒謂所買婢也種章勇翻即日以婢奉朱博其匿情求名

如此王莽事如此六月丙寅立皇后趙氏大赦天下皇

后既立寵少衰而其女弟絕幸為昭儀居昭陽宮其

中庭彤朱而殿上髹漆師古曰以漆漆物謂之髹音許求翻又許昭翻今關東俗

器物一再著漆者謂之消漆消即髹聲之轉重耳髹字或作髹音義亦與髹同今關西俗云黑髹盤朱髹

盤其音如此兩義並通毛晃曰髹亦黑漆切皆銅沓黃金塗師古曰切門限也音千結

塗銅上也沓音他合翻白玉階師古曰階所由升殿陛也璧帶往

往為黃金釭函藍田璧明珠翠羽飾之服虔曰釭璧中之橫帶也

晉灼曰以金環飾之也師古曰璧帶璧之橫木露出如帶者也於璧帶之中往往以金為釭若車釭之形也其釭中著玉璧明珠翠羽耳藍田山名出美玉釭音丁流俗讀之音江井也

自後宮未嘗

有焉趙后居別館多通侍郎宮奴多子者侍郎郎之得出入禁

中者宮奴有罪沒為昭儀嘗謂帝曰妾姊性剛有如

為人構陷則趙氏無種矣種章勇翻因泣下悽惻帝信之

有白后姦狀者帝輒殺之由是后公為淫恣無敢言

者然卒無子卒子恤翻光祿大夫劉向以為王教由內及

師古小人面孔後之效此者皆莽種也

向以著書
悟若后難
矣

外自近者始

詩大序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曰正始之道

王化之基

於是採取詩書所載賢妃貞婦與國顯家及孽

嬖亂亡者

師古曰孽庶也孽愛也

序次為列女傳凡八篇及采

傳記行事著新序說苑凡五十篇奏之數上疏言得

失陳灋戒

數所

書數十上以助觀覽補遺闕

上時

雖不能盡用然內嘉其言常嗟歎之 昌陵制度奢

泰久而不成劉向上疏曰臣聞王者必通三統

應劭曰二

王之後與已為三統也孟康曰天地人之始也張晏

曰一曰天統謂周以十一月建子為正天始施之端

也二曰地統謂殷以十二月建丑為正地始化之端

也三曰人統謂夏以十三月建寅為正人始成之端

也師古曰諸家之說皆不備也言王 明天命所授者

博非獨一姓也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孝文皇帝

嘗美石槨之固張釋之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

猶有隙夫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典故釋之之言

為無窮計也 釋之對詳見十四 孝文寤焉遂薄葬棺

槨之作自黃帝始 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黃

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丘壠皆小葬具甚微 丘壠冢

也其賢臣孝子亦承命順意而薄葬之此誠奉安君

父忠孝之至也孔子葬母於防 師古曰防魯邑名也

城墳四尺 記檀弓曰孔子既得合葬於防曰古者墓

不識也於是封之崇四尺師古曰墳者謂積土也春

秋緯天子墳高三仞樹以松諸侯半之樹以柏大夫

八尺樹以藥草士四尺樹以槐廢人無延陵季子葬

墳樹以楊柳鄭玄曰孔子蓋用士禮也也師古曰墳說也隱音於斬翻是故仲尼孝子而延陵慈父舜禹忠

臣周公弟弟師古曰弟弟者言弟能順理也上弟音徒計翻其葬君親骨肉

皆微薄矣非苟為儉誠便於體也秦始皇葬於驪山

之阿下錮三泉上崇山墳水銀為江海黃金為鳧鴈

珍寶之藏藏古藏字通機械之變棺槨之麗官館之

盛不可勝原詳見七卷秦始皇天下苦其役而反之

驪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萬之師至其下矣事見七卷秦

世二項籍燔其宮室營宇事見九卷牧兒持火照求

亡羊失火燒其藏被皮內離牧豎之禍師

也數年之間外被項籍之災義翻內離牧豎之禍師

也遭也豈不哀哉是故德彌厚者葬彌薄知愈深者葬

愈微無德寡知知讀曰智其葬愈厚丘壠彌高宮闕

甚麗發掘必速由是觀之明暗之效葬之吉凶昭然

可見矣陛下即位躬親節儉始營初陵其制約小天

下莫不稱賢明始營陵見上及徙昌陵增庠為高師

日迫卒師古曰卒功費大萬百餘應劭曰大萬億也大巨也死者

恨於下生者愁於上臣甚懼焉師古曰懼謂不了言惑於此事也

也音婢積土為山發民墳墓積以萬數營起邑居期

也音婢積土為山發民墳墓積以萬數營起邑居期

也音婢積土為山發民墳墓積以萬數營起邑居期

也音婢積土為山發民墳墓積以萬數營起邑居期

一云惜古閑字憂病也余謂當從後說

以死者為有知發人之墓其害

多矣若其無知又安用大謀之賢知則不說

說讀與悅同下

同以示眾庶則苦之若苟以說愚夫淫侈之人又何

為哉唯陛下上覽明聖之制以為則下觀亡秦之禍

以為戒初陵之模宜從公卿大臣之議以息眾庶上

感其言初解萬年自詭昌陵三年可成卒不能就

羣臣多言其不便者下有司議下還皆曰昌陵因

卑為高度便房猶在平地上漢書音義曰便房藏客

土之中不保幽冥之靈淺外不固服虔曰取它處土

卒徒工庸以鉅萬數至然脂夜作取土東山且與穀

同賈師古曰賈讀曰價作治數年天下徧被其勞治直之翻

故陵因天性據真土處勢高敞旁近祖考初陵近渭

茂陵處昌昌師古曰昌昌前又已有十年功緒謂希次也宜還復

故陵勿徙民便秋七月詔曰朕執德不固謀不盡下

師古曰言不博謀於羣下過聽將作大匠萬年言昌陵三年可成

師古曰過誤也作治五年中陵司馬殿門內尚未加

功如淳曰陵中有司馬殿門如生時制也臣瓚曰天

馬門也時皆未作之故曰尚未加功師古天下虛耗

百姓罷勞客上疏惡罷讀曰疲終不可成朕惟其難

師古曰惟愚也怛然傷心怛當割翻驚也懼夫過而不改是

通鑑卷三十一漢紀三十一成帝

通鑑卷三十三

謂過矣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故詔引之其罷昌陵及故陵勿徙吏

民罷昌陵還故陵而故陵勿起陵邑徙吏民也令天下毋有動搖之心

初鄴侯蕭何之子嗣為侯者無子及有罪凡五絕祀

高后文帝景帝武帝宣帝思何之功輒以其支庶紹

封蕭何薨子孫嗣薨亡子高后乃封何夫人同為鄴侯侯蕭何子延為筑陽侯孝文元年罷同更封延為鄴侯

帝二年封則弟嘉為武陽侯薨子勝嗣有罪免武帝

元狩中復以鄴戶二千四百封何曾孫慶為鄴侯慶

則子也薨子壽成嗣坐罪免宣帝封何玄孫建世為

鄴侯凡五紹封是歲何七世孫鄴侯獲坐使奴殺人滅死完

為城旦獲建世孫也先是上詔有司訪求漢初功臣之後

久未省錄杜業說上曰先悉薦翻省悉非翻說輸芮翻唐虞三代皆

封建諸侯以成太平之美是以燕齊之祀與周並傳

太公封於齊至周安王二十三年始為田氏所滅召公封於燕後周而滅子繼弟及歷載

不墮師古曰弟繼兄位謂之及載豈無刑辟辟毗翻繇

祖之竭力故支庶賴焉師古曰言國家非無刑辟而功臣子孫得不陷罪辜而能

長存者思其先人迹漢功臣亦皆剖符世爵受山河

之誓高帝封爵之誓曰使黃河如帶泰山若厲國以永存爰及苗裔百餘年間而襲

封者盡朽骨孤於墓苗裔流於道生為愍隸死為轉

屍應劭曰死不能葬故屍流轉在溝壑之中以往况

今師古曰愍隸者言為徒隸在可哀愍之中甚可悲傷聖朝憐閔詔求其後四方忻忻

靡不歸心出入數年而不省察恐議者不思大義徒

通鑑卷三十三 漢紀三十三 成帝 七

杜業

設虛言則厚德掩息吝簡布章吝新也簡略也言徒

封畧而不問若如此必布聞於天下也非所以示化勸後也雖難盡繼

宜從尤功言漢之功臣絕世者多雖難盡繼上納其

言癸卯封蕭何六世孫南縣長喜為鄼侯地理志南

鹿郡孟康曰繇音力全翻百官表縣令長皆秦官掌

治其縣萬戶以上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減萬戶為

長秩五百石至三百石長知兩翻考異曰成紀元

延元年封蕭相國後喜為鄼侯荀胡皆用之按功臣

表永始元年釐侯喜紹封三年薨永始四年質侯尊

嗣五年薨質侯章嗣蓋本紀誤以永始為元延故也

立城陽哀王弟惲為王鴻嘉二年哀王雲薨無後

從漢書八月丁丑太皇太后王氏崩師古曰宣帝

九月黑龍見東萊見賢丁巳晦日有食之考異

日荀紀

是歲以南陽太守陳咸為少府侍

中淳于長為水衡都尉

二年春正月己丑安陽敬侯王音薨王氏唯音為修

整數諫正數所有忠直節 二月癸未夜星隕如雨

繹繹未至地滅師古曰繹 乙酉晦日有食之 三

月丁酉以成都侯商為大司馬衛將軍紅陽侯王立

位特進領城門兵 京兆尹翟方進為御史大夫翟

歷翻又 谷永為涼州刺史奏事京師訖當之部涼

通鑑卷三十一 漢紀三十一 成帝

即受 永對曰臣聞王天下有國家者王于患在上有

危亡之事而危亡之言不得上聞如使危亡之言輒

上聞師古曰如若則商周不易姓而迭興三正不變

改而更用更工夏商之將亡也行道之人皆知之師

曰凡在道衡翻晏然自以若天有日莫能危尚書大傳曰

路行者也日猶吾之有民日有亡哉日亡吾亦亡矣是故惡日

廣而不自知大命傾而不寤易曰危者有其安者也

亡者保其存者也師古曰易下繫之辭也言安必陛

下誠垂寬明之聽無忌諱之誅使芻蕘之臣得盡所

聞於前刈草曰芻芻禾薪曰蕘羣臣之上願社稷之長福

也元年九月黑龍見見賢其晦日有食之今年二月

巳未夜星隕乙酉日有食之巳當作癸此承六月之

間大異四發二二而同月三代之末春秋之亂未嘗

有也臣聞三代所以隕社稷喪宗廟者皆由婦人與

羣惡沈湎於酒喪息浪翻秦所以二世十六年而亡

者秦始皇二十六年初并天下三十七年養生泰奢

奉終泰厚也二者陛下兼而有之臣請略陳其效建

始河平之際許班之貴傾動前朝師古曰許皇后及

遙編熏灼四方女寵至極不可上矣師古曰上今之後

起什倍于前如淳曰謂趙李廢先帝濼度聽用其言

本從微賤起也

官秩不當縱釋王誅

師古曰縱放也釋解也王誅謂王法當誅者當下浪翻

其親屬假之威權從橫亂政

師古曰從音子用翻橫音胡孟翻

之吏莫敢奉憲又以掖庭獄大為亂阱

師古曰阱穿也為阱阱以

拘繫人也亂者言其非正而又多也阱音才性

翻仲馮曰言設獄陷人如阱耳余謂仲說是

瘠於炮烙

師古曰瘠痛也炮烙紂所作刑也膏塗銅柱加之火上令罪人行其上輒墮炭中笑

而以為樂瘠音千憾翻

絕滅人命主為趙李報德復怨

師古曰復亦報

也為于

反除白罪建治正吏

師古曰反讀曰備罪之明白者反而除之吏之

公正者建

多繫無辜掠立迫恐

師古曰掠管服之立其罪名

人起責分利受謝

師古曰言官賈有錢假托其名代

分之或受報謝別取財物為于偽翻

生入死出者不可勝數

勝音

日食再既以昭其辜

孟康曰既盡也師古曰昭明也

王者必先自絕

然後天絕之今陛下棄萬乘之至貴樂家人之賤事

師古曰謂私畜田及奴婢財物樂音洛

厭高美之尊號好匹夫之卑字

孟康曰成帝好微行更作私字以相呼如淳曰稱張放家人為卑字好呼到翻

崇聚僇輕無

義小人以為私客

師古曰僇疾也音翻數離深宮之固

數所角翻離力智翻

挺身晨夜與羣小相隨

師古曰挺身引鳥集

雜會醉飽吏民之家

師古曰言聚散不常如鳥鳥之集

亂服共坐沈

湎媠媠溷滄無別黽勉遁樂

師古曰黽勉言不息也遁流遁也言流遁為樂

也沈持林翻樂音洛

晝夜在路典門戶奉宿衛之臣執干戈而

守空宮公卿百僚不知陛下所在積數年矣王者以

民為基民以財為本財竭則下畔下畔則上亡是以

明王愛養基本不敢窮極使民如承大祭論語孔子答仲弓之

言師古曰言常畏慎今陛下輕奪民財不愛民力聽邪臣之計

去高敞初陵改作昌陵役百乾谿費擬驪山楚靈王侈心無

厭民不堪其役潰於乾谿王縊而卒驪山事見秦紀師古曰擬比也言勞役之功百倍於楚靈王費財之

廣比於秦始皇杜預曰乾谿靡敞天下師古曰靡音武皮翻五

年不成而後反故百姓愁恨感天饑饉仍臻師古曰仍頻也

流散完食餒死於道以百萬數師古曰完亦散也餒餓也

上下俱匱無以相救詩云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師古曰

日大雅蕩之詩也願陛下追觀夏商周秦所以失之以鏡考

已行師古曰鏡謂鑒照之有不合者臣當伏妄言之

誅師古曰言上所為違於節儉皆與承言同余謂漢此言帝之失行與夏殷周秦所以失者合耳

興九世百九十餘載載子亥翻繼體之主七皆承天順道

遵先祖灋度或以中興或以治安治直吏翻至於陛下獨

違道縱欲輕身妄行當盛壯之隆無繼嗣之福有危

亡之憂積失君道不合天意亦以多矣為人後嗣守

人功業如此豈不負哉方今社稷宗廟禍福安危之

機在於陛下陛下誠能昭然遠寤專心反道師古曰反猶還也

舊愆畢改新德既章則赫赫大異庶幾可銷天命

好文詞少
决斷元成
皆坐此

去就庶幾可復師古曰去就言去社稷宗廟庶幾可

保唯陛下留神反覆熟省臣言帝性寬好文辭而弱

於宴樂省悉并翻呼皆皇太后與諸舅夙夜所常

憂至親難數言數所故推末等使因天變而切諫勸

上納用之永自知有內應展意無所依違師古曰每

言事輒見荅禮師古曰如禮而答之余謂至上此對

上時上大怒衛將軍商密檄永令發去謂發動之上

使侍御史收永敕過交道廐者勿追晉灼曰交道廐

近延御史不及永還上意亦解自悔史收永也上

嘗與張放及趙李諸侍中共宴飲禁中皆引滿舉白

服虔曰舉滿格有餘白瀝者罰之也孟康曰舉白見

驗飲酒盡不也師古曰謂引取滿觴而飲飲訖舉觴

告白盡不也一說白者罰爵之名飲有不盡者則以

此爵罰之魏文侯與大夫飲酒令曰不釃者浮以大

白於是公乘不仁舉白浮君談笑大噓師古曰噓笑

是也釃子省翻飲酒盡爵也時乘輿幄坐張畫屏風乘繩證

中大笑則見此說非畫紂醉踞姐已作長夜之樂姐當

曰坐音材臥翻畫畫紂醉踞姐已作長夜之樂姐當

古畫字通下同畫紂醉踞姐已作長夜之樂姐當

姐已有蘇氏侍中光祿大夫班伯久疾新起姓譜班

之女樂音洛侍中光祿大夫班伯久疾新起姓譜班

鬪班之後班書敘傳自以為楚令尹子文之後子文

初生棄于夢中而虎乳之楚人謂乳為穀謂虎為於

-3 128 33 875" data-label="Text">

菟故名穀於菟楚人謂虎班其子以為號師古注曰

道監卷之三十一

漢書卷之三十一

三

日今文尚書 泰誓之辭 何有踞肆於朝 師古曰肆放也 所謂衆

惡歸之不如是之甚者也 師古曰論語稱子貢曰紂

以君子惡居下流 天下之惡皆歸焉 上曰苟不若此此圖何戒對曰沈

湎于酒微子所以告去也 孔穎達曰酒誥注云飲酒

滔然齊一之辭師古曰微子殷之卿士封於微爵稱

誥曰用沈酗于酒用亂厥德于下我其式號式諱

大雅所以流連也 師古曰大雅蕩之詩曰式號式諱

也流連言作詩之人嗟歎而泣涕流連也而說者乃

以流連為荒亡蓋失之矣大雅所以流連不謂飲酒

之人也諱 音火故翻 詩書淫亂之戒其原皆在於酒上乃喟然

歎曰吾久不見班生今日復聞讜言 復扶又翻師古

讜音 放等不懌 師古曰懌悅也音亦 稍自引起更衣 更工衡翻 因罷

出時長信庭林表適使來聞見之 孟康曰長信太后

也林表官名耳庭非官稱也使疏吏翻 後上朝東

宮 朝直 太后泣曰帝開顏色瘦黑 師古曰開謂此日也 班侍中

本大將軍所舉 大將軍謂王鳳也 宜寵異之益求其比以輔

聖德 鳳初薦伯宜勸學召見親近今太后以其能諫

當如 宜遣富平侯且就國 富平侯張放 上曰諾上諸舅聞

之以風丞相御史 師古曰風讀曰諷 求放過失於是丞相宣

御史大夫方進奏放驕蹇縱恣奢淫不制拒閉使者 侍御史修奉使至放家逐名捕賊奴賊傷無辜放知

從者閉門設弓弩距使者不肯內 賊傷無辜 放知李游

通鑑卷之三十一 漢紀三十一 三

君欲獻女求不得使奴康等之其家賊傷三人從者支屬並乘權勢為暴虐

從才請免放就國考異曰叙傳云王音以風丞相御史按放傳丞相宣御史大夫方

進奏放過惡音以正月乙巳薨方進以二月丁酉為御史大夫然則風丞相御史者疑非音也放傳又云

上諸舅皆害其寵上不得已師古曰左遷放為北地

都尉其後比年數有災變師古曰比頻也此故放久

不得還璽書勞問不絕璽斯氏翻敬武公主有疾詔

徵放歸第視母疾數月主有瘳後復出放為河東都

尉復扶又翻上雖愛放然上迫太后下用大臣故常涕泣

而遣之也邛成太后之崩也邛成太后孝宣王皇后也父奉光封邛成侯故

恩澤侯表邛成侯國於濟陰喪事倉卒吏賦歛以

趨辦卒讀曰粹歛力瞻翻辦古曰趨上聞之以過丞

相御史過罪也冬十一月己丑策免丞相宣為庶人御

史大夫方進左遷執金吾二十餘日丞相官缺羣臣

多舉方進者上亦器其能十一月壬子擢方進為丞

相封高陵侯恩澤侯表高陵侯國于琅邪考異曰方進傳丞相薛宣免方進亦左遷執金

吾二十餘日遂擢為丞相而荀紀云秋八月方進為

御史大夫八月為執金吾故致此誤也按公卿表

所云者謂方進自二月為御史大夫至十一月而貶

凡居官八月耳又黑龍見東萊在去年九月谷永傳

著之甚明而荀悅亦載之於此年云冬黑龍見東萊

蓋因陳湯獲罪在今年故也漢春秋雖正以諸吏散

黑龍之誤而方進貶官猶承荀悅之失

騎光祿勳孔光為御史大夫散悉方進以經術進方

國無人矣

一詩字執皆以窺矚為精神

通鑑卷之三十一 漢紀三十一 成帝

以射策甲科為郎舉明經遷議郎

其為吏用灋刻深好任勢立威有

所忌惡峻文深詆中傷甚多

好呼到翻惡鳥路翻中竹仲翻

有言其

挾私詆欺不專平者上以方進所舉應科不以為非

也科律條也光褒成君霸之少子也

霸見二十八卷元帝永光元年領尚

書典樞機十餘年守灋度修故事上有所問據經灋

以心所安而對不希指苟合

師右曰希指希望天子之意指也

如或

不從不敢強諫爭

爭讀曰諍

以是久而安時有所言輒削

草藁

服虔曰言已繕書更削壞其草也

以為章主之過以奸忠直人

臣大罪也

師古曰奸求也好忠直之名也好音干

有所薦舉唯恐其人

之聞知沐日歸休兄弟妻子燕語終不及朝省政事

不對温室樹謹默自

朝直遙翻

或問光温室省中樹皆何木也光嘿不應更答

以他語其不泄如是

上行幸雍祠五時

建始二年罷雍五時

今以久無繼嗣并甘泉泰畤皆復之雍於用翻時音止

衛將軍王商惡陳湯

湯功頗奇所以居功者難矣

奏湯妄言昌陵且復發徙

初湯請起昌陵邑既罷昌陵丞相御史請廢昌陵邑

又中室奏未下人以問湯第宅不徹得無復發徙之也惡鳥路翻

言黑龍冬出微行數出之應

東萊郡黑龍出人以問湯曰是所謂玄門開微

行數出出入不時故龍以非時出也數所角翻

廷尉奏湯非所宜言大不敬

詔以湯有功

有斬郅支功

免為庶人徙邊上以趙后之立

也淳于長有力焉故德之乃追顯其前白罷昌陵之

功下公卿議封長

下遐稼翻

光祿勳平當以為長雖有善

甲當

言不應封爵之科姓譜平齊相晏平仲之後一日韓哀侯少子媯食采平邑因以為氏

高祖之法非有功不侯當坐左遷鉅鹿太守上遂下詔以常侍

閔衛尉長首建至策師古曰閔王閔也賜長閔爵關內侯將

作大匠萬年佞邪不忠毒流衆庶與陳湯俱徙燉煌

燉徒初少府陳咸衛尉逢信官簿皆在翟方進之右

逢皮江翻姓也古有逢蒙師古曰簿謂伐閔也簿音主簿之簿方進晚進為京兆尹

與咸厚善及御史大夫缺三人皆名卿俱在選中而

方進得之會丞相薛宣得罪與方進相連上使五二

千石雜問丞相御史晉灼曰大臣獄重故以秩二千石者五人詰責之咸詰

責方進冀得其處方進心恨詰去吉翻陳湯素以材能得

幸於王鳳及王音咸信皆與湯善湯數稱之於鳳音

所數所角翻以此得為九卿及王商黜逐湯方進因奏咸

信附會湯以求薦舉苟得無恥皆免官考異曰咸信免官皆在明

年以後因陳湯事連言之是歲琅邪太守朱博為左馮翊博治

郡常令屬縣各用其豪桀以為大吏文武從宜師古曰各

因其材而任之治直之翻縣有劇賊及它非常博輒移書以詭責

之其盡力有效必加厚賞懷詐不稱誅罰輒行師古曰稱

副也稱尺證翻以是豪強懾服事無不集懾之涉翻

三年春正月己卯晦日有食之初帝用匡衡議罷

甘泉泰畤事見上卷建始元年其日大風壞甘泉竹宮武帝以正月

武帝以正月

湯自取不宜復罪匡衡矣

一官難做如此可為無耻者戒

朱博

能吏惜乎不終

何素明經
術對何憤
憤

通鑑卷三十一

漢紀二十三

三

辛有事甘泉園丘自竹宮而望拜韋昭曰以竹為宮天子居中師古曰漢舊儀竹宮去壇三里壞音怪

折拔時中樹木十圍以上百餘折而設翻帝異之以問劉

向對曰家人尚不欲絕種祠師古曰家人謂庶人之家也種祠繼嗣所傳祠

也况於國之神寶舊時且甘泉汾陰及雍五時始立

皆有神祇感應然後營之非苟而已也武帝祠泰一於甘泉夜常有神光如流星集于祠壇汾陰男子公孫滂洋等見

汾旁有光如絳上遂立后土祠於汾陰睪上文帝十四年黃龍見成紀

始幸雍郊見五時武宣之世奉此三神禮敬救備神

光尤著祖宗所立神祇舊位誠未易動易以前始納

貢禹之議後人相因多所動搖元帝時貢禹建言漢家祭祀多不應古禮

衡等因之韋玄成匡易大傳曰誣神者殃及三世恐其咎不獨

止禹等上意恨之師古曰恨悔也又以久無繼嗣冬十月庚

辰上白太后令詔有司復甘泉泰時汾陰后土如故

及雍五時陳寶祠長安及郡國祠著明者皆復之是

時上以無繼嗣頗好鬼神方術之屬好呼到翻上書言祭

祀方術得待詔者甚眾祠祭費用頗多谷永說上曰

說輸芮翻臣聞明於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怪知萬物之

情不可罔以非類師古曰罔猶蔽余謂罔欺也欺人以所無曰罔諸背仁義

之正道背蒲妹翻不遵五經之灋言而盛稱竒怪鬼神廣

崇祭祀之方求報無福之祠及言世有僊人服食不

終之藥遙興輕舉如淳曰遙遠也興舉也師古曰興起也謂起而遠去也黃治

通鑑卷三十一

漢紀二十三

三

變化之術者晉灼曰黃者鑄黃金也道家言皆姦人

惑眾挾左道懷詐偽以欺罔世主師古曰左道邪僻之道非正義也王

制曰執左道以亂政者殺聽其言洋洋滿耳若將可遇師古曰洋洋美盛之貌洋音羊

求之盪盪如係風捕景終不可得師古曰盪盪空音蕩景影也

是以明王距而不聽聖人絕而不語師古曰謂孔子不語怪神

昔秦始皇使徐福發男女入海求神采藥

因逃不還天下怨恨事見秦紀漢興新垣平事見文帝紀齊

人少翁公孫卿樂大等事見武帝紀皆以術窮詐得誅夷

伏辜師古曰詐得謂主上得其詐偽之情唯陛下距絕此類毋令姦人

有以窺朝者朝直上善其言十一月尉氏男子樊

並等十三人謀反地理志尉氏縣屬陳留郡應劭曰鄭大夫尉氏之邑故遂以為邑名師古曰鄭大夫尉氏亦以掌獄之官故為侯耳應說是也殺陳

留太守劫略吏民自稱將軍徒李譚稱忠鍾祖訾順

共殺並以聞皆封為侯姓譜稱平聲漢功臣表有新山侯稱忠楚有鍾儀鍾建又

有知音鍾子期訾即移翻何氏姓北云今齊是本姓祭氏譚延鄉侯忠新山侯祖童鄉侯順樓虛侯考

異曰本紀云五人而功臣表止有四人蓋紀誤十二月山陽鐵官徒蘇令

等二百二十八人攻殺長吏盜庫兵自稱將軍地理志山陽郡有

鐵官經郡國十九殺東郡太守及汝南都尉汝南

太守嚴訢捕斬令等遷訢為大司農師古曰訢與欣同故

南昌尉九江梅福上書曰地理志南昌縣屬豫章郡後漢志尉主盜賊凡有賊

梅福

道監卷三十一 漢紀三十三 成帝 三

經軍大臣
是此書確
論

發主名不立則推索行昔高祖納善若不及從諫如

尋索察姦究以起端緒師古曰不及恐失之也轉圜師古曰不及恐失之也聽言不求其能舉功不

考其素師古曰直取其功不論陳平起於亡命而為

謀主韓信拔於行陳而建上將事並見高帝紀行故

天下之士雲合歸漢師古曰言爭進奇異知者竭其

策知讀曰愚者盡其慮勇士極其節怯夫勉其死合

天下之知并天下之威是以舉秦如鴻毛取楚若拾

遺師古曰鴻毛論輕此高祖所以無敵於天下也孝

武皇帝好忠諫說至言好呼到翻出爵不待廉茂廉

孝廉秀才也光武慶賜不須顯功師古曰謂諫爭合

薦舉及軍功也廉意即得爵賜不由是以天下布衣各厲志竭精以赴

闕庭自銜鬻者不可勝數師古曰銜音州縣之縣又音工

升平可致張晏曰民有三於是積尸暴骨快心劇越

故淮南王安緣間而起開古覓所以計慮不成而謀

議泄者以眾賢聚於本朝故其大臣執陵不敢和從

也事見武紀師古曰本朝謂漢朝也大臣謂淮南方

今布衣乃窺國家之隙見間而起者蜀郡是也孟康

嘉中廣漢男子及山陽亡徒蘇令之羣蹈藉名都大

郡賢曰前書曰十求黨與索隨和而無逃匿之意李

郡二萬戶為大郡

成帝

曰求索與已和及隨已者原父曰漢氏世寶隨和珠玉謂匹夫至欲求索此物所謂與上爭衡也索山客

夫欲與上爭衡也士者國之重器得士則重失士則

輕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師古詩大雅文王之詩也濟濟盛貌也言文王

能多用賢人故邦國得以安寧也濟于禮翻廟堂之議非草茅所言也漢書

所字下臣誠恐身塗野草尸并卒伍故數上書求見

輒報罷福去南昌歸壽春數因縣道上書求假輅傳詣行在所條對急政輒報罷數音所角翻見

賢遍臣聞齊桓之時有以九九見者桓公不逆欲以

致大也今臣所言非特九九也陛下距臣者三矣此

天下士所以不至也昔秦武王好力任鄙叩關自鬻

事見三卷周報王七年周禮司關凡四方之賓客叩關者則為之告注曰叩關謂謁關人也疏曰叩猶至也

也好呼繆公行霸由余歸德秦繆公開霸紫山余自西戎歸之繆讀曰穆

今欲致天下之士民有上書求見者輒使詣尚書問

其所言言可采取者秩以升斗之祿賜以一束之帛

若此則天下之士發憤懣懣音悶吐忠言嘉謀日聞於

上天下條貫國家表裏爛然可睹矣師古曰爛然分明之貌也夫

以四海之廣士民之數數趨能言之類至衆多也然

其雋桀指世陳政言成文章質之先世而不繆施之

當世合時務若此者亦無幾人師古曰無幾言不多也幾音居豈翻故

爵祿束帛者天下之砥石高祖所以厲世摩鈍也師古

曰砥細石也音祇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師古

之履翻又音祇日論語載孔子之言也工至秦則不然張誹謗之罔

以為漢毆除為于倒持泰阿授楚其柄師古曰太阿

鑄也言秦無道令陳涉項羽乘故誠能勿失其柄天

下雖有不順莫敢觸其鋒此孝武皇帝所以辟地建

功為漢世宗也師古曰辟今陛下既不納天下之言

又加戮焉夫為鵠遭害則仁鳥增逝師古曰為鵠也

愚者蒙戮則智士深退間者愚民上書多觸不急

之灋師古曰言以其所言或下廷尉而死者眾下稼

同為不急而罪之也自陽朔以來天下以言為諱朝廷尤甚懲王章之

日防人之口羣臣皆承順上指莫有執正何以明其

然也取民所上書陛下之所善試下之廷尉廷尉必

曰非所宜言大不敬以此卜之一矣故京兆尹王章

資質忠直敢面引廷爭爭讀孝元皇帝擢之以厲具

臣而矯曲朝元帝初擢章為左曹中郎將師古曰具

及至陛下戮及妻子事見上卷且惡惡止其身羊公

傳惡惡止其身王章非有反畔之辜而殃及室家言

善善及子孫章妻子坐徙也孔穎達曰左傳曰男有室女有家謂

家室之道折直士之節折而結諫臣之舌羣臣皆知

其非然不敢爭天下以言為戒最國家之大患也願

陛下循高祖之軌杜亡秦之路除不急之瀆下無諱
之詔博覽兼聽謀及疏賤令深者不隱遠者不塞所

謂辟四門明四目也師古曰虞書舜典曰關四門明四目言開四門以致衆賢則明

則翻辟讀日關視於四方也塞悉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方今君

命犯而主威奪師古曰君命犯者謂大臣犯君之命外戚之權日以益

隆陛下不見其形願察其景建始以來日食地震以

率言之三倍春秋水災亡與比數師古曰言其極多不可比校而數也

亡讀日無陰盛陽微金鐵為飛此何景也張晏曰河平二年沛郡鐵官鑄

鐵如星飛上去權臣用事之異也蘇林曰言之不從是謂不父則金不從韋景象也何象言將危亡也為

于僞漢興以來社稷三危呂霍上官皆母后之家也

親親之道全之為右師古曰務全安之此為上當與之賢師良傳

教以忠孝之道今乃尊寵其位授以魁柄師古曰以

斗身為魁使之驕逆至於夷滅師古曰夷平也謂平除之此失親親之

大者也自霍光之賢不能為子孫慮故權臣易世則

危書曰毋若火始庸庸師古曰周書洛誥之辭也庸庸微小貌也言火始微小不

早撲滅則至熾盛大臣貴執陵於君權隆於主然後

防之亦無及已師古曰已語終辭上不納

資治通鑑卷第三十二

翰林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兼侍講同提舉萬壽觀公事兼判集賢院上護軍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二千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宋 後學 天台胡三省 音註

明 後學 長洲陳仁錫 評閱

漢紀二十四 起著雍涪灘盡昭陽赤奮若凡六年

孝成皇帝中

永始四年春正月上行幸甘泉郊泰畤大赦天下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 夏大旱 四月癸未長樂臨

華殿未央宮東司馬門皆災師古曰東面之司馬門也樂音洛六月

甲午霸陵園門闕災秋七月辛未晦日有食之

冬十一月庚申衛將軍王商病免 梁王立驕恣無

度立梁孝王武八世孫也至一日十一犯灋相禹奏立對外家

怨望有惡言梁相名禹相息亮翻有司案驗因發其與姑園子

姦事奏立禽獸行請誅漢法內亂為禽獸行行下孟翻太中大夫谷

永上書曰臣聞禮天子外屏不欲見外也師古曰屏謂當門之

牆以屏蔽者也外是以帝王之意不窺人閨門之私

聽聞中冓之言韓詩云中冓中夜應劭曰中冓材冓在堂之中也晉灼曰魯詩以為夜也

師古曰冓謂舍之交積材木也應說近之冓音工豆翻春秋為親者諱春秋公羊傳閨

元年齊仲孫來齊仲孫者何公子慶父也公子慶父

則曷為謂之齊仲孫外之也曷為外之春秋為親者

諱為于偽翻下同今梁王年少少詩照頗有狂病始以惡言

按驗既無事實而發閨門之私非本章所指王辭又

不服猥強劾立傳致難明之事劾戶槩翻師古獨以

偏辭成臆斷獄斷丁亂翻無益於治道治直吏翻汗鱗宗室汗

故翻孟康曰鱗音漫師古曰鱗音秣謂塗染也以內亂之惡披布宣揚於天

下非所以為公族隱諱為于偽翻增朝廷之榮華昭

聖德之風化也臣愚以為王少而父同產長姑者父

長知年齒不倫梁國之富足以厚聘美女招致妖麗

兩翻妖巧也艷也好父同產亦有恥辱之心師古曰言其姑亦當自耻

也妖於驕翻

必不案事者乃驗問惡言師古曰日本所問者怨望朝廷之言也何故猥

自發舒言何為而自發內亂之事以三者揆之殆非人情疑有所

迫切過誤失言文吏躡尋不得轉移躡尋者謂躡其失言之後而尋

其內亂萌芽之時加恩勿治上也如淳曰覆蓋之則計之上治直之翻

同既已案驗舉憲舉憲者舉以法也宜及王辭不服詔廷尉

選上德通理之吏更審考清問上與尚同書呂刑皇帝清問下民孔安國

日清問詳問著不然之效定失誤之灋著明也效驗也馬日清訊

不然具有證驗也失而反命於下吏師古曰使者還誤謂誤人人罪為失

付有以廣公族附疏之德附疏者使疏反以清白之狀為宗室刷汗

亂之恥師古曰刷謂拭刷除之也音所劣刷甚得治親之誼天子由是

復而不治宜切責規

正之何武

真去思

復而不治是歲司隸校尉蜀郡何武為京兆尹姓

何出自周成王母弟唐叔虞後封於韓韓滅于孫武

分散江淮開音以韓為何字隨音變遂為何氏

為吏守灋盡公進善退惡所居無赫赫名去後常見

思元延元年春正月己亥朔日有食之壬戌王商復

為大司馬衛將軍商去年以病免今復位三月上行幸雍祠

五時雍於用翻時音止夏四月丁酉無雲而雷劉向曰雷

猶君之託于臣陰陽之合也人君不恤有流星從日

下東南行四面耀耀如雨自晡及昏而止赦天下

秋七月有星孛于東井字蒲內翻上以災變博謀羣臣

通鑑卷之三十二 漢紀三十四 成帝

北地太守谷永對曰王者躬行道德承順天地則五

徵時序五徵即洪範之入庶徵曰百姓壽考符瑞並

降失道妄行逆天暴物則咎徵著郵洪範之常雨常

風為咎徵著明也天見咎徵以明著人妖孽並見洪

右之過也師古曰郵與尤同尤過也妖孽並見洪

左行傳說曰凡草木之類謂之妖孽則芽孽矣見賢遍翻饑

饑薦臻終不改寤惡洽變備不復譴告更命有德魯如

也加以功德有厚薄期質有修短時世有中季師古

讀曰天道有盛衰陛下承八世之功業入世高惠文

當陽數之標季孟康曰陽九之末紀也涉三七之節

紀孟康曰至平帝乃三七二百一遭無妄之卦運應

日天必先雲而後雷雷而後雨而今無雲而雷無妄

者無所望也萬物無所望于天災異之最大者也師

古曰取易之無妄卦為義項安世曰古妄與望通秦

漢言无妄皆無望也朱英之說黃歇與揚于法言皆

然故太玄以去準无妄謂其無所直百六之災阨易

復望也在易則自為誠妄之妄直百六之災阨易

厄曰初入元百六陽九孟康曰易傳也所謂陽九之

厄百六之會也初入元百六歲有厄者則前元之餘

氣也師古曰直當也孔穎達曰凡水旱之歲曆運有

常按律曆志云十九歲為一章四章為一部二十部

為一統三統為乙元則一元有四千五百六十歲初

入元一歲有陽九為旱九年次三百七十四歲陰九

謂水九年以一百六歲并三百七十四歲為四百八

通鑑卷之三十三 漢紀三十四 成帝

入五十六相并為一千二百歲于易七八不變氣不通故合而數之各得六百歲次四百八十歲陰三三四百八十歲陽三除入元至陽三除去災歲揔有四千五百六十年其災歲兩個陽九年一個陰九年一個陰陽各七年一個陰陽各五年一個陰陽各三年一個陰陽各七年并前四千五百六十年通為四千六百一十七歲此一元之氣終矣此是陰陽水旱之大數也所以正用七八九六相乘者以水數六火數七木數八金數九此交互相乘也以七八九六陰陽之數自然故有九年七年五年三年之災

異科雜焉同會師占曰雜謂相參也一日雜音**建始**

元年以來二十載間載子亥翻**羣災大異交錯鋒起多於**

春秋所書內則為深宮後庭將有驕臣悍妾醉酒狂

悖卒起之敗驕臣指淳于長等悍妾指趙昭儀姊弟也悍下罕翻又侯耽翻師占曰卒讀曰

北宮苑囿街巷之中臣妾之家幽閒之

又蒲沒翻

處苑囿也孔穎達曰有蕃曰園有牆曰園圍圍人同蕃牆異耳園者域養禽獸之處園者種菜殖果之處

毛晃曰苑亦以養禽獸直曰**徵舒崔杼之亂**陳靈公淫

于夏姬數如其家夏姬之子徵舒病之自廐射而殺之齊莊公通於崔杼之妻姜氏數如崔氏杼伏甲殺

之事並見左傳此指徵舒也**外則為諸夏下土將有樊**

並蘇令陳勝項梁奮臂之禍樊並蘇令事見上卷永始三年陳勝項梁事見

七卷秦二世元年**安危之分界宗廟之至憂**師古曰

夏戶雅翻下同**臣丞所以破膽寒心豫言之累年下有其萌然後**

變見於上見賢**可不致慎禍起細微姦生所易**易輕

也言姦生于所輕**願陛下正君臣之義無復與羣小**

媿黷宴飲師古曰媿狎也音私列翻**勤三綱之嚴**師

日三綱君臣父子夫婦也余按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婦綱所謂嚴也脩後宮之政抑

遠驕妬之寵崇近婉順之行遠於願翻近其朝覲灋

駕而後出朝直陳兵清道而後行無復輕身獨出飲

食臣妾之家三者既除內亂之路塞矣三者謂微行崇飲好色也

塞悉則翻諸夏舉兵萌在民饑饉而吏不恤與於百姓困

而賦歛重發於下怨離而上不知永書曰諸夏舉兵以

已有其萌而將至於傳曰饑而不損茲謂秦厥咎亡

興發也歛力瞻翻師古曰洪範傳之辭余按五行志蓋京房易傳之辭也比年郡國傷於水災禾

麥不收禾粟苗也又稼之宜損常稅之時謂此時宜

而有司奏請加賦甚繆經義逆於民心市怨趨禍之

道也趨讀曰趣與促同臣願陛下勿許加賦之奏益減奢泰

之費流恩廣施施式振贍困乏敕勸耕桑以慰綏元

元之心諸夏之亂庶幾可息瞻而艷翻幾居中壘校

尉劉向武帝置中壘校尉掌北軍壘門之內又外掌西域八校尉之首也上書曰臣

聞帝舜戒伯禹毋若丹朱傲師古曰事見虞書后稷

傲仲馮曰此禹戒舜之語非舜戒禹之辭也上時掌翻周公戒成王毋若殷王

紂尚書無逸篇周公戒成王曰母聖帝明王常以敗

亂自戒不諱廢興故臣敢極陳其愚唯陛下留神察

焉謹案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日食三十六師古曰從

至哀公十四年獲麟凡二百四十二年日食三十六

謂隱三年二月己巳桓三年七月壬辰朔十七年十

月朔莊十八年三月二十五年六月辛未朔二十六
 年十二月癸亥朔三十年九月庚午朔僖五年九月
 戊申朔十二年三月庚午十五年五月文元年二月
 巳亥朔十五年六月辛丑朔宣八年七月甲子十年
 四月丙辰十七年六月癸卯成十六年六月丙寅朔
 十七年十二月丁巳朔襄十四年二月乙未朔十五
 年秋八月丁巳二十年冬十月丙辰朔二十一年九
 月庚戌朔冬十月庚辰朔二十三年二月癸酉朔二
 十四年秋七月甲子朔八月癸巳朔二十七年冬十
 二月乙亥朔昭七年夏四月甲辰朔十五年六月丁
 巳朔十七年六月甲戌朔二十一年秋七月壬午朔
 二十二年十二月癸酉朔二十四年夏五月乙未朔
 三十一年十二月丙寅朔定五年正月辛亥朔
 十二年十一月丙寅朔十五年八月庚辰朔也今連
 三年比食比毗至翻自建始以來二十歲開而八食率二
 歲六月而一發古今罕有建始三年十二月戊申朔
 河平元年四月癸亥晦三
 年八月乙卯晦四年三月癸丑朔陽朔元年二月丁
 未晦永始二年二月乙酉晦三年正月巳卯晦四年

七月辛未晦凡八食而是年春正月己亥又不預此數異有小大希稠占有舒

疾緩急觀秦漢之易世覽惠昭之無後察昌邑之不

終視孝宣之紹起皆有變異著於漢紀天之去就豈

不昭昭然哉按向書曰秦始皇之末至二世時日月

天而行無雲而雷在天夜光熒惑襲月夔火燒宮野
 禽戲庭都門內崩長人見臨洮石隕於東郡星孛大
 角大角以亡及項籍之敗亦孛大角漢之入秦五星
 聚於東井得天下之象也孝惠時有雨血日食於衝
 滅光星見之異孝昭時有太山臥石自立上林僵柳
 復起大星如月西行衆星隨之此為特異孝宣興起
 之表天狗夾漢而西久陰不雨臣幸得託末屬誠見
 者二十餘日昌邑不終之異也

陛下寬明之德冀銷大異而興高宗成王之聲向書
 曰高

宗成王亦有雉雉拔木之變能思其故故高宗有百
 年之福成王有復風之報向之所以望帝者如此

以崇劉氏

崇增高也謂增高劉氏之業愈巍巍也

故懇懇數奸死亡之

誅

師古曰懇懇欲誠之意也奸犯也數所角翻奸音干

天文難以相曉臣雖圖

上猶須口說然後可知願賜清燕之閒指圖陳狀上

輒入之

師古曰謂召入也上時掌翻閒如字然終不能用

也

考異日向傳云星李東井岷山崩向懷不能已

上此奏按岷山崩在三年此奏云自建始以來二

十歲閒而食八率二歲六月而一發則上此奏當在

今年也胡旦亦載之三年余按劉向傳若以星李

東井為據則上奏當在今年若以岷山崩為據則上

奏當在三年若以二十歲閒日入食為據則上奏當

在去年然向言日食之變率二歲六月而一發以班

書考之自建始三年十二月癸丑朔則纔一年而食又

至陽朔元年二月丁未晦則又暮年而食永始元年

九月丁巳晦志書食而紀不書至二年二月乙酉晦

則凡九暮而志所書永始元年九月丁巳晦不計也

又至永始三年正月己卯晦則未及一暮而食又至

四年七月辛未晦則一年六月而食向所謂率二歲

六月而一發亦通二十歲而約言之耳自建始三年

至今年以紀考之則九食以志考之則十食此其差

異又未有紅陽侯立舉陳咸方正對策拜為光祿

所折衷也大夫給事中丞相方進復奏咸前為九卿坐為貪邪

免咸免見上卷永始不當蒙方正舉備內朝臣

朝中朝也大司馬前後左右將軍侍中常侍散騎諸

吏給事中為中朝官丞相以下至六百石為外朝官

也并劾紅陽侯立選舉故不以實漢制列侯選舉不

因南郡太守李尚占墾草田數百頃

先悉薦翻據孫寶傳占墾草田

通鑑卷之三十二

漢紀二十四成帝

紛紛求乞
即請祭
惡廢類也

頗有民所假少府陂澤畧皆開發師古曰隱度而取
之也草田荒田也舊為陂澤本屬少府其後以假百
姓百姓皆已田之而立摠謂為草田占云新自墾占音之贍翻百畝為頃上書以入縣官

師古曰立上書云新墾得此田請以入官也貴取其直一億萬以上師古曰直

價直也貴者增於時價丞相司直孫寶發之上由是廢立而用

其弟光祿勳曲陽侯根庚申以根為大司馬驃騎將

軍考異曰荀紀云十一月成紀云十二月按是歲十一月甲子朔無乙未辛亥庚申荀悅誤今按

考異又有揚雄待詔一條注云雄傳云車騎將軍王音奇其文雅薦雄待詔按惟自序云上方郊祠甘泉

泰時召雄待詔承明之庭奏甘泉賦其十二月奏羽獵賦事在今年時王音卒已久蓋王根也胡旦遂誤

以為曲陽侯云余按曲陽侯即王根也王音則封安陽侯特進安昌侯張禹

請平陵肥牛亭地師古曰肥牛亭名禹欲得置亭之處為冢塋曲陽侯根

爭以為此地當平陵寢廟衣冠所出游道宜更賜禹

它地請別以地賜之更工衡翻上不從卒以賜禹卒子根由是害

禹寵數毀惡之數所角翻下同師古曰惡謂言其過惡依頰注惡當讀如字後凡毀惡之

天子愈益敬厚禹每病輒以起居聞師古曰謂其飲食寢

車駕自臨問之上親拜禹牀下禹頓首謝恩禹

小子未有官禹數視其小子上即禹牀下拜為黃門

郎給事中即就也禹雖家居以特進為天子師國家每

有大政必與定議師古曰與讀曰豫余謂與讀如字言天子與禹定其可否也時

吏民多上書言災異之應譏切王氏專政所致上時

上意頗然之未有以明見未能灼見人言之當否也乃車駕至禹

通鑑卷三十二 漢紀三十四 成帝

按此撥會
高廟神靈
所必歿也

弟弟與第同辟左右師古曰辟親問禹以天變因用

吏民所言王氏事示禹禹自見年老子孫弱又與曲

陽侯不平恐為所怨則謂上曰春秋日食地震或為

諸侯相殺夷狄侵中國偽為干災變之意深遠難見故

聖人罕言命不語怪神師古曰罕稀也論語云子罕

性與天道自子貢之屬不得聞師古曰論語稱

亂神怪力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謂孔子未嘗言性命及天道何況淺見鄙儒之所言

陛下宜修政事以善應之與下同其福喜漢書張禹

此經義意也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無信用以經術

斷之斷丁上雅信愛禹由此不疑王氏元帝師蕭望

至言哉宜
二復

禹皆敬重之矣元帝不能聽望之言疎許史而去恭
顯成帝則聽禹言而不疑王氏望之以此殺身禹以
此苟富貴漢祚中衰實山此也又成帝之時吏民猶
說切王氏平帝之末吏民以王莽不受新野田上書
者至四十八萬七千五百七十二人何元成之時吏
民猶忠于漢平帝之時吏民則附王氏也政自之出
久矣人心能無從之乎後曲陽侯根及諸王子弟聞

知禹言皆喜說遂親就禹張氏安矣劉氏故魏里令

朱雲元帝時雲為魏里令上書求見見賢公卿在

前雲曰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無以益民皆尸

位素餐師古曰尸主也素空也尸位者不舉其事但

孔子所謂鄙夫不可與事君苟患失之亡所不至者

也師古曰論語所載孔子之言也苟患失其寵祿則

言行僻邪無所不至也謹案孔子曰鄙夫可與事

朱雲

通鑑卷三十二 漢紀三十一 成帝

君也與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亡與無同

臣願賜尚師古曰尚方少府之屬官也作供御

方斬馬劍器物故有斬馬劍劍利可以斬馬斷佞

臣一人頭以厲其餘管斷丁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

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蓋引用論語惡居下流

謗也音所諫翻又音刪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

殿檻檻折師古曰檻軒前欄也折而故翻雲呼曰臣得下從龍逢比

干遊於地下足矣師古曰呼也音火故翻關龍逢

故云然逢音皮江翻未知聖朝何如耳師古曰言殺直臣其聲

夏殷之亡也朝有逢翻下入朝同每朝同御史遂將雲去將如字挾於是

左將軍辛慶忌免冠解印綬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

辛慶忌

狂直於世師古曰著表也言使其言是不可誅其言

非固當容之臣敢以死爭慶忌叩頭流血上意解然

後得已言殺雲之及後當治檻治直上曰勿易因而

輯之以旌直臣師古曰輯與集同謂匈奴搜諧單

于將入朝未入塞病死弟且莫車立為車牙若鞮單

于以囊知牙斯為左賢王單音蟬且子余翻車北

地都尉張放到官數月復徵入侍中復扶又太后與

上書曰前所道尚未效張晏曰謂太后言班侍中大

卷永始二年富平侯反復來其能默虐如淳曰富平侯張

默然不以為言上謝曰請今奉詔上於是出放為天水屬國

以為言

上謝曰請今奉詔上於是出放為天水屬國

古今世局
只被一套
字籠盡旌
概亦套也

都尉地理志天水屬國引少府許商光祿勳師丹為

光祿大夫姓譜師古者掌樂班伯為水衡都尉並侍

中皆秩中二千石每朝東宮常從從才及太政俱使

諭指於公卿使傳上指以上亦稍厭游宴復脩經書

之業上為太子時好經書及即位幸酒太后甚悅

是歲左將軍辛慶忌卒慶忌為國虎臣爪牙打禦之

遭世承平匈奴西域親附敬其威信

二年春正月上行幸甘泉郊泰畤三月行幸河東祠

后土既祭行遊龍門師古曰龍門山在登歷觀

觀在河東蒲反縣師古曰陟西岳而歸陟登也師古

也夏四月立廣陵孝王子守為王廣陵孝王霸屬

帝初元二年紹封傳子意孫護人薨無後今立初

烏孫小昆彌安日為降民所殺諸翎侯大亂降戶江

及詔徵故金城太守段會宗為左曹中郎將光祿大

夫使安輯烏孫陽朔中會宗復為西域都護終更而

不遂効乏典詔以贖論拜金城太守立安日弟末振

將為小昆彌服虔曰末振將人姓名師古曰其名也

孫傳以末振將為安日弟段定其國而還還從宣翻

時大昆彌雌栗靡勇健末振將恐為所并使貴人烏

日領詐降刺殺雌栗靡刺七漢欲以兵討之而未能

道監卷三十三漢七十四成帝

乎烏孫

遣中郎將段會宗立公主孫伊秩靡為大昆彌謂楚

主解憂也公主之孫久之大昆彌翊侯難栖殺末振

將安日子安犁靡代為小昆彌漢恨不自誅末振將

復遣段會宗發戊巳校尉諸國兵復扶又翻即誅末

振將太子番丘即就也師占會宗恐大兵入烏孫驚

番丘亡逃不可得即留所發兵墊婁地服虔曰墊音

氏曰婁音羸師占曰選精兵三十弩李奇曰三十徑

至昆彌所在召番丘責以末振將之罪即手劍擊殺

番丘手執劍曰手劍記檀弓曰官屬以下驚恐馳歸

小昆彌安犁靡勒兵數千騎圍會宗會宗為言來誅

之意為言奉天子命來誅今圍守殺我如取漢牛一

毛耳司馬遷答任安書曰假令僕伏法受誅若九宛

王郅支頭縣橐街宛王事見二十一卷武帝太初三

三年死烏孫所知也昆彌以下服曰末振將負漢誅

其子可也獨不可告我令飲食之邪師古曰飲於禁

同會宗曰豫告昆彌逃匿之為大罪謂豫以誅番丘

彌以叔姪之情必使番丘逃匿漢欲誅即飲食以付

我傷骨肉恩若飲食之而使之就故不先告昆彌以

下號泣罷去號戶會宗還奏事天子賜會宗爵關內

侯黃金百斤會宗以難栖殺末振將奏以為堅守都

通鑑卷三十三

漢紀三十四 成帝

尉鳥孫有大將都尉各一人以難栖能為雌栗靡復

責大祿大監以雌栗靡見殺狀奪金印紫綬更與銅

墨云宣帝甘露三年大祿末振將弟卑爰寔師古曰

兼并兩昆彌早爰寔自此疆其後都護漢復遣會宗

與都護孫建并力以備之復扶又自烏孫分立兩昆

彌漢用憂勞且無寧歲分立兩昆彌見二十時康居

復遣子侍漢元帝時康居遣子入侍陳湯上貢獻既

子入侍而都護郭舜上言此時郭舜為都護平帝元

又奉貢也本匈奴盛時非以兼有烏孫康居故也及其稱臣

妾非以失二國也言匈奴之強弱不漢雖皆受其質

子然三國內相輸遺交通如故三國謂匈奴烏孫康

亦相候司司讀見便則發合不能相親信離不能相

臣役以今言之結配烏孫竟未有益反為中國生事

謂自武帝以來以宗室女然烏孫既結在前今與匈奴

奴俱稱臣義不可距而康居驕黠訖不肖拜使者師

日訖竟也都護吏至其國坐之烏孫諸使下王及貴

人先飲食已乃飲啗都護吏師古曰飲音于禁故為

無所省以夸旁國師古曰言故不省視漢使也余謂

國也省以此度之何故遣子入侍其欲賈市為好辭

悉井翻

通鑑卷三十三

之詐也謂特欲行賈以市易其為好匈奴百蠻大國

師古曰於百蠻中最大國也今事漢甚備聞康居不拜且使單于

有悔自卑之意師古曰言單于見康居不事漢以宜

歸其侍子絕不復使師古曰不通使於以章漢家不

通無禮之國章顯著也漢為其新通為十重致遠人師古

此聲名也終羈縻不絕

三年春正月丙寅蜀郡岷山崩地理志岷山在蜀郡

所謂岷山導江即此山也水經注曰岷山即瀆山水

日瀆水亦曰汶阜山在氏道徼外江水所導也大江

泉源發羊膊嶺下緣崖散漫小大彭關亦謂之天谷天

南下百餘里至白馬嶺西歷天彭關亦謂之天谷天

彭山兩山相對其高若闕謂之大彭門江水自此以

上至微弱所謂其源濫觴者也漢延元中岷山崩壅

其處岷音武中翻壅江三日江水竭劉向大惡之

鳥路翻惡曰昔周岐山崩三川竭而幽王亡周幽王

其徵異也川竭岐山崩師古曰三川涇渭洛也洛即漆

沮也余按幽王時有是異後卒為犬戎所殺岐山者

周所興也周自大王避狄去幽而邑于岐漢家本起

於蜀漢高帝始王漢中起兵還定今所起之地山崩

川竭星孛又及攝提大角從參至辰天文志房南衆

理右角將大角者天王帝坐庭其兩旁各有三星鼎

足句之曰攝提攝提者直斗杓所指以建時節故曰

攝提格晉天文志參十星于辰在申至辰者至大火

也自氏五度至尾九度為大火于辰在卯如淳曰孛

星尾長及攝提大角始發于參始必亡矣二月丙

午封淳于長為定陵侯恩澤侯表定陵三月上行

幸雍祠五時 上將大誇胡人以多禽獸秋命右扶

風發民入南山西自褒斜師古曰褒斜南山二谷名

中南谷曰褒北谷曰斜東至弘農長安南山連延東

徑五百里斜余遮翻南毆漢中毆與張羅罔罾罟

罔與網同古字皆是也翻兔罟也罟音房捕熊羆禽獸熊似豕而大黑色羆

尤翻翻車大網也載以檻車輪之長楊射熊館師古曰長楊宮

立而絕以罔為周法李奇曰法遮禽獸罔縱禽獸其中令胡

人手搏之自取其獲上親臨觀焉考異曰成紀元

楊宮從胡客大校獵宿黃陽宮賜從官胡且用之按

楊雄傳祀甘泉河東之歲十二月羽獵雄上校獵賦

明年從至射熊館還上長楊賦然則從胡客校

獵當在今年紀因去年冬有羽獵事致此誤耳

哀帝

四年春正月上行幸甘泉郊泰畤 中山王興定陶

王欣皆來朝興帝少弟欣帝弟定陶中山王獨從傳

定陶王盡從傳相中尉師古曰三官皆從上怪之以

問定陶王對曰令諸侯王朝得從其國二千石傳相

中尉皆國二千石故盡從之上令誦詩通習能說師

日說其他日問中山王獨從傳在何處令不能對令

誦尚書又廢師古曰中志之也法令及賜食於前後

飽起下鞮係解師古曰食而獨在後飽及起又鞮係

禮主於敬食而獨後又致飽而止皆非敬也及起而

降階鞮係解而不知是皆不能執禮夫禮所以固人

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也帝由此以為不能而賢定陶

通鑑卷三十三 漢紀三十四 帝

王數稱其材數所是時諸侯王唯二人於帝為至親

定陶王祖母傅太后隨王來朝傅太后元帝傳昭儀

王就國為私賂遺趙皇后昭儀及票騎將軍王根定陶共王母也隨其

李翻票定陶太后后昭儀根見上無子亦欲豫自結為長久計

皆更稱定陶王迭互稱其材美也勸帝以為嗣帝亦

自美其材為加元服而遣之師古曰為之冠時年十

七矣師古曰更工衡翻三月上行幸河東祠后土隕石于關東二

據漢書關東當作都關師古曰都關山陽之縣王根薦谷永徵入為大司

農自北地太守徵入永前後所上四十餘事上時略相反覆

專攻上身與後宮而已黨於王氏上亦知之不甚親

信也為大司農歲餘病滿三月上不賜告即時免故

公卿病輒賜告上以其數月卒史終

綏和元年春正月大赦天下上召丞相翟方進御

史大夫孔光右將軍廉褒後將軍朱博入禁中崇騎

王根先勸帝立定陶王為嗣漢書孔光傳先書根勸

立定陶王事下即書召方進光褒博入禁中通鑑因

觀之恨亦召入禁中也議中山定陶王誰宜為嗣

者方進根褒博皆以為定陶王帝弟之子禮曰昆弟

之子猶子也為其後者為之子也昆弟之子視猶子

後則為兄之子矣公羊春秋成十五年仲嬰齊卒此

公孫嬰齊也易為謂之仲嬰齊為兄後也為兄後則

其子則其孫仲何孫以王父字為氏也

定陶王宜

通鑑卷三十三

漢紀三十四 成帝

七

為嗣光獨以為禮立嗣以親謂兄弟同父之親子以

尚書盤庚殷之及王為比兄終弟及也殷自外丙仲

中山王先帝之子帝親弟宜為嗣上以中山王不材

又禮兄弟不得相入廟父為昭子為穆則兄弟不得相入廟也不從光

議二月癸丑詔立定陶王欣為皇太子封中山王舅

諫大夫馮參為宜鄉侯益中山國三萬戶以慰其意

師古曰以不得繼統為帝之後恐其怨恨使執金吾任宏守大鴻臚持節

徵定陶王大鴻臚掌諸侯故任宏守大鴻臚之官以

定陶王謝曰臣材質不足以假充太子之宮師古曰謙不言

國邸旦夕奉問起居謂昏定晨省記曰文王之為世

衣服至于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

亦如之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

不能正履此旦夕問起居之禮也國邸謂定陶國邸

也侯有聖嗣歸國守藩書奏天子報聞報聞報已覽

其請也戊午孔光以議不合意左遷廷尉何武為御史

大夫光左遷廷尉而何武初詔求殷後分散為十

餘姓殷子姓也其後為宋為孔為推求其嫡不能得

匡衡梅福皆以為宜封孔子世為湯後匡衡議以為

後所以尊其先王而通三統也其犯誅絕之罪者絕

而更封他親為始封君上承其王者之始祖春秋之

道監卷三十三 漢紀三十四 成帝

義諸侯不能守其社稷者絕今宋國已不守其統而失國矣則宜更立殷後為始封君而上承湯統非當繼宋之絕侯也宜明得殷後而已今之故宋推求其嫡久遠不可得雖得其嫡嫡之先已絕不當得立禮孔子曰所殷入也先師所傳宜以孔子世上從之封為湯後此元帝時議也是時楊福復言之

孔吉為殷紹嘉侯恩澤侯表殷紹嘉侯國于沛三月與周承休侯皆進爵為公地各百里

上行幸雍祠五時初何武之為廷尉也公卿表元延三年何蓋自沛郡太守為廷尉是年三月戊午為御史大夫建言未俗之敝政事煩多宰相之材不能及古而丞相獨兼三公之事所以久廢而不治也廢謂廢事也宜建三公官上從之夏四月賜曲陽侯根大司馬印綬置官屬罷票騎將軍官武帝初置大司馬以冠將軍之號宣帝地節三年置大司馬不

冠將軍亦無印綬官屬今賜大司馬金印紫綬置官屬而大司馬為專官故恨不復領票騎將軍

御史大夫何武為大司空封汜鄉侯武封汜鄉侯在琅邪不其縣後改食南陽博望鄉師古曰汜音凡其音基皆增奉如丞相如淳曰律大司相奉月錢六萬御史大夫奉月四萬也奉讀曰俸以備三公焉

秋八月庚戌中山孝王興薨匈奴車牙單于死弟囊知牙斯立為烏珠留若鞮單于烏珠留單于立以弟樂為左賢王興為右賢王樂呼韓邪單于大閼氏之子興弟五閼氏之子漢遣中郎將夏侯藩副校尉韓容使匈奴或說王根曰說輸匈奴有斗入漢地直張掖郡師古曰斗絕也地之斗曲入漢界者也直當也生奇材箭竿鷲羽師古曰鷲大鷲也黃頭赤目其羽可為箭竿音工旱翻鷲音就余按鷲羽

可為箭翎也山海經曰景山多如得之於邊甚饒國

家有廣地之實將軍顯功垂於無窮根為上言其利

言得此地為中國利上直欲從單于求之師古曰直

也為于偽翻下同猶正也余

謂直徑為有不得傷命損威師古曰詔命不行為傷

直也於夷狄為損根即但以上指曉藩令從藩所說而求

之師古曰自以藩意說單于藩至匈奴以語次說單

于曰語次交語竊見匈奴斗入漢地直張掖郡漢三

都尉居塞上士卒數百人寒苦候望久勞張掖兩郡

于宜上書獻此地直斷割之謂從有割地以其斗入

時掌翻下同省兩都尉士卒數百人以復天子厚恩師古

亦報其報必大師古曰漢得此單于曰此天子詔語

邪邪音耶疑將從使者所求也藩曰詔指也然藩亦

為單于畫善計耳為于單于曰此温偶駱王所居地

也師古曰偶音五口翻駱音塗下同余按後漢書匈

尸逐以染鏗意温偶即温禺也後未曉其形狀所生

請遣使問之形狀謂地形之夷險可割與不可割之

獸為藩容歸漢後復使匈奴復扶至則求地單于曰

父兄傳五世呼韓邪傳其長子復株索復株索傳其

囊知牙師漢不求此地至知獨求何也單于名囊知

是為五世漢不求此地至知獨求何也牙斯王莽專

政諷其慕中國不二名始名知巴問温偶駱王匈奴

西邊諸侯作穹廬及車皆仰此山林木師古曰謂諸

效中國之言耳且先父地不敢失也呼韓邪藩還遷

太原太守單于遣使上書以藩求地狀聞使疏吏翻

詔報單于藩擅稱詔從單于求地瀆當死更大赦二

余按是年後至明年哀帝即位大赦又明年改元赦

詔云更大赦二以此知夏侯藩再使匈奴必在建平

初師古曰更經也音工衡翻今徙藩為濟南太守不冷當匈奴子

禮翻冬十月甲寅王根病免上以太子既奉大宗

後不得顧私親按禮父祖以上正嫡相傳為大宗別

景為定陶王楚孝王王躡太子議欲謝少傅闔崇以為

為人後之禮不得顧私親不當謝少詩照翻太傅趙

玄以為當謝太子從之詔問所以謝狀尚書劾奏玄

左遷少府劾戶以光祿勳師丹為太傅初太子之幼

也王祖母傅太后躬自養視在定陶及為太子詔傅

太后丁姬自居定陶國邸丁姬事定陶共不得相見

頃之王太后欲令傅太后丁姬十月一至太子家帝

曰太子承正統當共養陛下漢亦稱太后為陛下後

稱陛下共音居川不得復顧私親此私親謂傅太后

同王太后曰太子小而傅太后抱養之今至太子家

損威重

以乳母恩耳謂抱養太子恩猶乳母也不足有所妨於是令傅太

后得至太子家丁姬以不養太子獨不得衛尉侍

中淳于長有寵於上大見信用貴傾公卿外交諸侯

牧守賂遺牧州牧也守郡守也遺于季翻下同賞賜累鉅萬淫於聲色

淫過也放也許后姊嬀為龍維思侯夫人龍維思侯韓寶

嬀音靡余按韓寶已歿故書謚謚法外內思索曰思追悔前過曰思寡居長與嬀私通

因取為小妻嬀雖皇后之姊列侯之夫人以淫放失

聘則為妻奔則為妾婦人女子之持身不可不慎也許后時信長定宮許后廢

為婕妤長受許后金錢乘輿服御物前後千餘萬乘

證翻詐許為白上立為左皇后謂為于嬀嬀每入長定宮

輒與嬀書戲侮許后嬀易無不言師古曰嬀褻汗也

交通書記賂遺連年時出陽侯根輔政久病數乞

骸骨數所長以外親居九卿位長太后姊子於帝次

第當代根侍中騎都尉光祿大夫王莽心害長寵私

聞其事莽侍曲陽侯病因言長見將軍久病意喜自

以當代輔政至對衣冠議語著置衣冠當時士大夫

古曰自謂當輔政故豫言其言其臯過根怒曰即如

是何不白也莽曰未知將軍意故未敢言根曰趣白

東宮東宮太后宮師莽求見太后具言長驕佚欲代

古曰趣讀曰促

東宮太后宮師

古曰趣讀曰促

東宮太后宮師

古曰趣讀曰促

東宮太后宮師

古曰趣讀曰促

曲陽侯私與長定貴人姊通受取其衣物太后亦怒

曰兒至如此長太后姊子往白之帝莽白上以太

后故免長官勿治罪遣就國就定陵侯國初紅陽侯

立不得輔政疑為長毀譖常怨毒長毒苦也痛也上

知之及長當就國立嗣子融從長請車騎以長當就

車騎無所川故請之師古曰謂適長子當為嗣者也長以珍寶因融重遣立

立因上封事為長求留上時掌翻曰陛下既託文以

皇太后故蘇林曰託於詔文也誠不可更有它計師古曰言不

於是天子疑焉帝知立素怨長今為長上下有司按

驗下戶稼吏捕融立令融自殺以滅口恐融就吏而

自殺以滅口治皆為詔獄非必上愈疑其有大姦遂逮長繫洛陽詔獄凡繫

窮治考鞠以窮其姦也長具服戲侮長定

宮謀立左皇后學至大逆死獄中妻子當坐者徙合

浦母若歸故郡長母若即王太后姊故居魏上使廷

尉孔光持節賜廢后藥自殺丞相方進復劾奏紅陽

侯立狡猾不道師古曰狡狂也猾請下獄上曰紅陽

侯朕之舅不忍致瀆遣就國于是方進復奏立黨友

後將軍朱博鉅鹿太守孫閔皆免官與故光祿大夫

陳咸皆歸故郡朱博杜陵人孫閔亦京師世家陳咸

閔免官獨咸歸故鄉耳與字皆字衍咸自知廢錮以

元延元年咸免光祿大夫故稱故

憂死方進智能有餘兼通文灑吏事以儒雅緣飾師

曰緣飾譬之於衣加純緣者純音之允翻號為通明相相息亮翻天子器重之

又善求人主微指微指謂上意所嚮未著見於外者奏事無不當意

方淳于長用事方進獨與長交稱薦之據方進傳長初用事方進

獨與長交及長寵盛與之交者不獨一方進矣及長坐大逆誅上以方進大

臣為之隱諱偽翻方進內慙上疏乞骸骨上時掌翻上報

曰定陵侯長已伏其辜君雖交通傳不云乎朝過夕

改君子與之師古曰與許也余謂此蓋論語傳音直戀翻君何疑焉其專

心壹意毋怠醫藥以自持方進起視事復條奏長所

厚善京兆尹孫寶右扶風蕭育刺史二千石以上免

二十餘人孫寶蕭育皆能吏也以急於求進函谷都

尉建平侯杜業素與方進不平函谷關置都尉以譏出入業杜延年之孫

素不事權貴與翟方進淳于長皆不平方進奏業受紅陽侯書聽請不

敬免就國據業傳業與淳于長不平長當就國紅陽侯立與業書屬之勿復用前事相侵長出

關後罪復發下洛陽獄丞相史搜得紅陽侯書奏業聽請不敬服虔曰受立屬請為不敬上以王

莽首發大姦稱其忠直王根因薦莽自代丙寅以莽

為大司馬時年三十八莽既拔出同列繼四父而輔

政師古曰鳳商音根四人皆為大司馬而莽之諸父也欲令名譽過前人遂克

已不倦聘諸賢良以為掾史賞賜邑錢悉以享士邑

封邑所入之錢也掾俞緡翻愈為儉約母病公卿列侯遣夫人問

雖能吏何為

急於求進

疾莽妻迎之衣不曳地布蔽膝蔽膝鞞也亦曰鞞鄭玄曰鞞太古蔽膝之

象見之者以為僮使問知其夫人北依漢書有皆驚二字文意乃足

它本皆有此二字其飾名如此丞相方進大司空武奏言

春秋之義用貴治賤不以卑臨尊春秋首止之會殊會王世子世子貴

也宋之盟楚駕晉而書先晉黃池之會吳主會而書先晉不以卑臨尊也治直之翻刺史位下

大夫而臨二千石刺史六百石下大夫之秩輕重不

相準臣請罷刺史更置州牧以應古制古制九州一為畿內八州

八伯以統諸侯之國今請置州牧以應古州伯之制更工衡翻下同十二月罷刺史更

置州牧秩二千石犍為郡於水濱得古磬十六枚

師古曰濱水崖也音賓說文曰磬樂石也古議者以者母句氏作磬後或以玉為之犍居言翻

為善祥劉向因是說上宜典辟雍記王制天子之學曰辟雍鄭玄曰辟

明也雍和也所以明和天下說輪茵翻設庠序古者黨有庠遂有序陳庠者養也序者教也

禮樂隆雅頌之聲盛揖讓之容以風化天下如此而

不治者未之有也治有吏翻或曰不能具禮師古曰或曰者劉向設為

難者之言而後荅釋也禮以養人為本如有過差師古曰過差猶失錯也

是過而養人也刑罰之過或至死傷今之刑非臯陶

之灋也而有司請定灋削則削筆則筆服虔曰言隨君意也師古

曰削者言有所刪去以刀削簡牘也救時務也至於

禮樂則曰不敢是敢於殺人不敢於養人也為其俎

豆管絃之間小不備為子偽翻因是絕而不為是去小不

備而就大不備惑莫甚焉為其不能具禮而廢禮是去小不備而就大不備也

組祭器如机盛牲體者也豆似籩亦所以盛肉籩用竹而豆用木管笙簫之屬也絃琴瑟之屬也夫

教化之比於刑濼刑濼輕是舍所重而急所輕也古師

曰舍廢也舍讀曰捨教化所恃以為治也刑濼所以助治也直治

吏今廢所恃而獨立其所助非所以致太平也自京

師有諄逆不順之子孫師音布內至於陷大辟受

刑戮者不絕由不習五常之道也師古曰五常仁義禮智信人性之所

常行也辟毗亦翻夫承千歲之業則繼暴秦之餘敝民漸漬

惡俗貪饕險詖不閑義理翻誠音彼義不示以大化而獨毆以刑罰翻誠音彼義終

已不改帝以向言下公卿議下退嫁翻丞相大司空奏請

立辟雍按行長安城南營表未作而罷師古曰營度地也表立標

也行下孟翻時又有言孔子布衣養徒三千人今天子太

學弟子少詩召翻於是增弟子員三千人歲餘復如故

元帝設弟子員千人劉向白見得信於上故常顯訟宗室譏刺

王氏及在位大臣其言多痛切發於至誠上數欲用

向為九卿數所角翻輒不為王氏居位者及丞相御史所

持師古曰持謂扶持佐助也故終不遷居列大夫官前後三十餘

年而卒後十三歲而王氏代漢

明堂焚惑守心王者惡之火口焚惑星焚惑天丞相

子理也雖有明天子必視焚惑所在見天文志

府議曹平陵李尋議曹職在論議自公府至州郡皆有之奏記方進言

災變迫切大責日加安得保斥逐之戮師古曰言其事重不但斥逐而闔府三百餘人師古曰三百餘人言丞相之官屬也唯君侯擇其

中與盡節轉凶方進憂之不知所出會郎賁麗善為

星善為甘石之學也師古曰賁姓也麗名也賁音肥言大臣宜當之上乃召

見方進還歸未及引決師古曰引決自裁也還從宣翻上遂賜冊賁

讓以政事不治災害並臻百姓窮困冊即策書也諸文冊符命也

侯進受於王也象其札一長一短中有二繩之形程

大昌演繁露曰策制長二尺短者半之其次一長一短兩編下隄用篆書此漢策拜丞相之制也至策免則以尺一木兩行而隸書與策拜異矣治直吏翻

曰欲退君位尚未忍使尚書令賜君上尊酒十石養

牛一君審處焉如淳曰漢儀注有天地大變天下大過皇帝使侍中持節乘四白馬賜上

尊酒十斛牛一頭策告殃咎使者去半道丞相即上

病使者還未白事尚書以丞相不起聞律稻米一斗

得酒一斗為上尊稷米一斗得酒一斗為中尊粟米

一斗得酒一斗為下尊師古曰稷即粟也宜為黍米不當言稷且作酒自有澆淳方進即日自殺上秘之

遣九卿策贈印綬賜乘輿祕器少府供張柱檻皆衣

素乘繩證翻祕器東園祕器也供音居用翻張音竹亮翻師古曰柱屋柱也檻軒前闌版也皆以白素天子親臨弔者數至禮賜異於它相故事

於既翻師古曰漢舊儀云丞相有疾皇帝法駕親至問疾從西門入即薨移居第中車駕往弔賜棺棺斂斂具贈

錢葬地葬日公卿已下會葬數所角翻

通鑑卷之三十三 漢紀三十五 成帝 二

交通淳于長之報

臣光曰晏嬰有言天命不悞不貳其命晏子對齊侯獲夢之

辭也杜預曰悞疑也音他刀翻禍福之至安可移乎昔楚昭王宋

景公不忍移災於卿佐曰移腹心之疾寘諸股肱

何益也左傳哀六年有雲如衆赤鳥夾日而飛三日楚子使問諸周太史周太史曰其當王

身乎若榮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王曰移腹心之疾而寘服肱何益遂弗榮史記宋景公時熒惑守心

景公憂之司星子韋曰可移於相公曰相吾之服肱曰可移於民公曰君者待民曰可移於歲公曰

歲飢民困吾誰為君子韋曰天高聽卑君有仁人之言三熒惑宜有動候之果徙三度藉其

災可移藉之為言借也假也設為仁君猶不忍為

况不可乎使方進罪不至死而誅之以當大變是

誣天也方進有罪當刑隱其誅而厚其葬是誣人

也孝成欲誣天人而卒無所益卒子恤翻可謂不知命

矣

三月上行幸河東祠后土 丙戌帝崩于未央宮臣

日帝年二十即位即位二十六年壽四十六帝素彊無

疾病自彊以為無疾病也是時楚思王衍梁王立來朝衍楚孝王躡之

子明旦當辭去上宿供張白虎殿又欲拜左將軍孔

光為丞相已刻侯印書贊師古曰贊謂延拜之文贊進也延進而拜之也書贊

者書贊辭於策也昏夜平善鄉晨傳袴鞮欲起應劭曰傳著也師古曰鄉

讀曰嚮傳讀曰附袴古因失衣不能言攬衣而失書手緩縱也

漏上十刻而崩司漏之度有晝漏夜漏是時三月晝漏五十八刻上者漏箭浮而上也上

民間謹譁咸歸罪趙昭儀謹許皇太后詔大司

馬莽雜與御史丞相廷尉治問皇帝起居發病狀趙

昭儀自殺

班彪贊曰臣姑充後官為婕妤婕妤音父子昆弟

侍帷幄數為臣言數所角翻成帝善修容儀升車

正立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師古曰不內顧者儼然端嚴不迴眄也不

疾言者為輕肆也不親指者為惑下也此三句者本論語鄉黨篇述孔子之事班氏引之今論語云

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內顧者說者以為前視不過衡軛旁視不過轡較與此不同轡音於綺

翻余謂此亦成帝學論語而有得於修容儀者也夫聖人道德之容積于中而發於外帝則因論語

之文而剛制其外而已損者三樂帝何不能服膺斯言乎嗚呼豈唯是哉論語二十篇修身齊家治

國乎天下臨朝淵嘿尊嚴若神可謂穆穆天子之

容矣淵深嘿靜也師古曰禮記云天子穆穆諸侯

朝直遙博覽古今容受直辭公卿奏議可述遭世

承平上下和睦然湛于酒色師古曰湛讀曰耽孔穎達曰耽者過禮之

樂趙氏亂內外家擅朝言之可為於邑師古曰於邑短氣貌

讀如本字於又音建始以來王氏始執國命哀平

短祚莽遂篡位蓋其威福所由來者漸矣言王氏之禍始

於成帝

是日孔光於大行前拜受丞相博山侯印綬大行前

皇帝極前韋昭曰大行者不反之辭富平侯張放

恩澤侯表博山侯國於南陽順陽

聞帝崩思慕哭泣而死放自河東都尉徵為侍中光祿勳丞相翟方進奏免放遣

就國

荀悅論曰放非不愛上忠不存焉故愛而不忠仁之賊也

皇太后詔南北郊長安如故永始三年復甘泉泰畤雍五畤汾陰后土祠罷

長安南北郊夏四月丙午太子即皇帝位謁高廟尊皇

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大赦天下哀帝初

立躬行儉約省減諸用政事由已出朝廷翕然望至

治焉治直吏翻已卯葬孝成皇帝于延陵臣瓚曰自崩至葬凡五十

四日延陵在扶風去長安六十二里考異曰成紀三月丙戌帝崩于未央宮四月已卯葬延陵臣瓚曰

自崩及葬凡五十四日漢紀乃云三月丙午帝崩四月已卯葬延陵自崩及葬三十四日按是年三月已

月已卯葬依荀紀當云閏三月丙午崩二者各有差舛未知孰是按是年閏七月不當頓差四月今且從成紀之文

太皇太后令傅太

后丁姬十日至未央宮有詔問丞相大司空定陶

共王太后宜當何居共讀曰恭丞相孔光素聞傅太后為

人剛暴長於權謀自帝在襁褓而養長教道至於成

人養長知兩翻帝之立又有力事見上卷元延四年光心恐傅

太后與政事師古曰與讀曰豫不欲與帝旦夕相近近其翻即

議以為定陶太后宜改築宮大司空何武曰可居北

宮上從武言北宮有紫房複道通未央宮長安記桂宮在未央

宮北亦曰北宮余按漢書平帝紀成帝趙皇后退居北宮哀帝傅皇后退居桂宮則北宮桂宮自是兩宮

傅太后果從複道朝夕至帝所求欲稱尊號貴寵其

親屬使上不得由直道行師古曰不得依正直之道也余謂小宗不得得間大宗

藩后不得位匹長樂私戚不得妄于恩澤所謂正道也高昌侯董宏宏高昌侯董忠子也

功臣表高昌侯國於千乘希指上書言秦莊襄王母本夏氏而為

華陽夫人所子及即位後俱稱太后事見六卷秦孝文王元年上時

掌翻華宜立定陶共王后為帝太后事下有司下還嫁翻

大司馬王莽左將軍關內侯領尚書事師丹劾奏宏

知皇太后至尊之號天下一統而稱引亡秦以為比

喻詿誤聖朝劾戶繫翻非所宜言大不道上新立謙

讓納用莽丹言免宏為庶人傅太后大怒要上欲必

稱尊號要一上乃白太皇太后令下詔尊定陶恭王

為恭皇逢翻五月丙戌立皇后傅氏傅太后從弟晏之

子也從才詔曰春秋母以子貴見公羊春秋宜尊

定陶太后曰恭皇太后丁姬曰恭皇后各置左右詹

事食邑如長信宮中宮應劭曰成帝母王太后居長信宮李奇曰傅姬如長信宮

姬如中宮也師古追尊傅父為崇祖侯丁父為褒德

侯封舅丁明為陽安侯舅子滿為平周侯皇后父晏

為孔鄉侯師古曰傅父傅太后之父丁父丁太后之父地理志汝南郡有陽安縣恩澤侯表平

周侯食邑於南陽湖陽孔鄉侯食邑於沛郡夏丘皇太后弟侍中光祿大夫

趙欽為新城侯

地理志河南郡有新城縣

太皇太后詔大司馬莽

就第避帝外家莽上疏乞骸骨帝遣尚書令詔起莽

又遣丞相孔光太司空何武左將軍師丹衛尉傅喜

白太皇太后曰皇帝聞太后詔甚悲大司馬即不起

皇帝即不敢聽政太后乃復令莽視事

太后止稱太后史省

文復扶

成帝之世鄭聲尤甚

周末有鄭衛之樂東門溱洧之詩鄭聲也

桑中濮上之音衛聲也皆淫聲也其後凡淫聲通謂之鄭聲孔子曰鄭聲淫是也

黃門名倡

丙彊景武之屬富顯於世

倡音齒良翻

貴戚至與人主爭

女樂

蓋王氏五侯淳于長之屬也

帝自為定陶王時疾之又性不好音

好呼到翻

六月詔曰孔子不云乎放鄭聲鄭聲淫

曰論語載孔子之言鄭國有溱洧之水男女巫於其間聚會故俗亂而樂淫

其罷樂府官

立樂府見十九卷元符三年

郊祭樂及古兵法武樂在經非鄭衛

之樂者別屬他官

郊祭樂亦武帝置今以給祠南北郊大樂鼓嘉至鼓邯鄲鼓騎吹鼓

江南鼓淮南鼓巴俞鼓歌鼓楚嚴鼓梁皇鼓臨淮鼓茲邠鼓朝賀置酒陳殿上應古兵法凡鼓十二人員

百二十八人郊祭員十三人諸族樂人兼雲招給祠南北郊用六十七人兼給事雅樂用四人夜誦員五

人剛別柎員二人給盛德主調箎員二人聽工以日知律冬夏至一人鍾工磬工簫工員各一人僕射二

人主領諸樂人皆不可罷等工員三人罷一琴工員五人罷三柱工員二人罷一繩絃工員六人罷四鄭

四會員六十二人留一人給事雅樂餘罷張瑟員八人留一安世樂鼓沛吹鼓族歌鼓陳吹鼓商樂鼓東

海鼓長樂鼓縵樂鼓凡鼓八員百二十八人朝賀置酒陳前殿房中不應經法治箏員五人楚鼓員六人

常從倡三十人常從象人四人詔隨常從倡十六人秦倡員三十九人秦倡象人員三人詔隨秦倡一人

雅大人員九人朝賀置酒為樂楚四會員十七人巴
 四會員十二人洮四會員十二人齊四會員十九人
 蔡謳員三人齊謳員六人琴瑟鍾磬員五人皆鄭聲
 可罷師學百四十四人其七十二人給太官桐馬酒
 其七十二人可罷大凡八百二十九人其三百八
 八人不可罷可領屬大樂其四百四十一人不應經
 法或鄭衛之聲皆可罷奏可晉灼曰於音方師古曰
 招讀與翹同剛及別附皆鼓名也拊音膚柱工主等
 瑟之柱者弦琴瑟之弦繩言主糾合作之也履樂雜
 樂也音漫桐音動李奇曰以馬乳為酒撞桐乃成孟
 康曰象人若今戲蝦魚師子凡所罷省過半然百姓
 者也韋昭曰著假面者也

漸漬日久又不制雅樂有以相變豪富吏民湛沔自
 若漸讀曰沾師古曰湛讀曰沈王莽薦中壘校尉
 劉歆有材行行下孟翻為侍中稍遷光祿大夫貴幸更名
 秀歆改名秀冀以應圖讖更工衡翻上復令秀典領五經卒父前業

秀父向典校書見三十卷河平三年秀於是總羣書
師古曰卒終也復扶又翻卒子恤翻

而奏其七略有輯略有六藝略有諸子略有詩賦略

有兵書略有術數略有方技略師古曰輯畧謂羣書之總要輯與集同六

藝六經也諸子即下九流是也詩賦則自屈原荀卿至揚雄等所作也兵書則權謀技巧形勢陰陽之書也術數則天文歷譜五行著龜雜占形法之書也方技則醫經經方房中神仙之書也凡書六

略三十八種種章勇翻五百九十六家萬三千二百六十

九卷其叙諸子分為九流曰儒曰道曰陰陽曰農曰

名曰墨曰從橫曰雜曰農從子容翻以為九家皆起於王

道既微諸侯力政時君世主好惡殊方好呼到翻惡烏路翻是

以九家之術蠡出並作師古曰蠡與鋒同各引一端崇其所

善以此馳說取合諸侯其言雖殊譬如水火相滅亦

相生也水滅火而生火復生木木復生火仁之與義敬之與和相反而皆

相成也易曰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師古曰下繫之

辭今異家者推所長窮知究慮以明其指雖有蔽短

合其要歸亦六經之支與流裔師古曰裔衣末也其於六經如水之下流

衣之未裔使其人遭明王聖主得其所折中中竹仲翻皆股肱

之材已師古曰已語終辭仲尼有言禮失而求諸野師古曰言都邑

失禮則於外野求之亦將有獲方今去聖久遠道術缺廢無所更索

也索山客翻彼九家者不猶愈於野乎師古曰愈勝也若能

脩六藝之術而觀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長舍讀日捨則可

河間惠王

以通萬方之略矣河間惠王良能脩獻王之行

孟母太后薨服喪如禮詔益封萬戶以為宗室儀表

師古曰儀表者言為禮儀之表率余謂有儀可象謂之儀四外望之以取正謂之表初董仲

舒說武帝說輪以秦用商鞅之法除井田事見三卷周顯王十

九年民得賣買富者田連阡陌貧者亡立錐之地亡讀與無

同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古

井田灋雖難卒行卒讀與猝宜少近古少詩沼翻限民名田以

贍不足師古曰名田占田也各為立限不使富者過制則可使貧弱之家足也塞并兼

之路去奴婢除專殺之威服虔曰不得專殺奴婢也塞悉則翻去羌呂翻薄

賦歛省繇役歛力贍翻繇讀曰徒以寬民力然後可善治也直治

及上即位師丹復建言復扶今累世承平豪富吏

民訾數鉅萬訾與而貧弱愈困宜略為限天子下其

議下遐丞相光大司空武奏請自諸侯王列侯公主

名田各有限關內侯吏民名田皆毋過三十頃奴婢

毋過三十人據哀帝紀有司條奏諸侯王列侯得名

田國中列侯在長安及公主得名田縣

道關內侯吏民名田皆毋得過三十頃諸侯王奴婢

二百人列侯公主百人關內侯吏民三十人與此少

異食貨志期盡三年犯者没入官時田宅奴婢買為

減賤賈讀貴戚近習皆不便也皆不以為詔書且須

後師古曰遂寢不行又詔齊三服官諸官織綺繡難

成害女紅之物皆止無作輸齊三服官及諸織官皆

也如淳口紅亦工也其所作已成未成皆止無復作

皆輸所近官府也師古曰如說非也謂未成者不作

已成者不輸耳余謂如說固非顏除任子令及誹謗

詆欺應劭曰任子令者漢儀注吏二千石以上視

選故除之師古曰掖庭宮人年三十以下出嫁之重

任保也詆誣也官奴婢五十以上免為庶人益吏三百石以下

俸 上置酒未央宮內者令為傳太后張幄坐於太

皇太后坐旁百官志內者令屬少府以宦者為之掌

杜臥翻大司馬莽按行行下責內者令曰定陶太后

藩妾何以得與至尊並徹去更設坐去羌呂翻傳太

后聞之大怒不肯會重怨恚莽師古曰會謂至酒莽

所也重音直用翻

復乞骸骨

復扶又翻

秋七月丁卯上賜莽黃金五百斤安

車駟馬罷就第

考異曰公卿表十一月丁卯大司馬莽免庚午師丹為大司馬四月徙

又曰十月癸酉丹為大司空又曰太子太傅師丹為左將軍五月遷荀紀七月丁巳大司馬莽免按丹若以十一月為司馬四月徙官不得以十月為司馬空也七月丁卯朔無丁巳年表月誤荀紀日誤公卿

大夫多稱之者上乃加恩寵置中黃門為莽家給使

蘇林曰使黃門在其家為使令

十日一賜餐又下詔益封曲陽侯根

安陽侯舜新都侯莽丞相光大司空武邑戶各有差

益封根二千戶舜五百戶舜音子也莽三百五十戶光千戶武更以南陽犇之博望鄉為祀鄉侯國益封

千戶以莽為特進給事中朝朔望見禮如三公

朝直蓬翻又還紅陽侯立於京師

立就國見上卷去年傳太后從弟右將軍

喜好學問有志行

從才用翻好呼到王莽既罷退眾

庶歸望於喜初上之官爵外親也

外親外家之親喜獨執謙

稱疾傳太后始與政事數諫之

與讀曰豫數所角翻由是傳太

后不欲令喜輔政庚午以左將軍師丹為大司馬封

高鄉亭侯

按丹傳及恩澤侯表皆云封高樂侯國於東海賜喜黃金百斤上

右將軍印綬以光祿大夫養病以光祿勳淮陽彭宣

為右將軍大司空何武尚書令唐林皆上書言喜行

義修潔忠誠憂國內輔之臣也

言可為內朝輔弼之臣今以寢病一旦遣歸眾庶失望皆曰傳氏賢子以論議不合於定陶太后故退百寮莫不為國恨之

唐林

稷之衛。曾以季友治亂。師古曰謂季氏亡則曾不昌治直吏翻楚以子

玉輕重。師古曰謂楚殺子玉而晉侯喜可知魏以無忌折衝。事見上卷秦莊襄王

三項以范增存亡。事見高帝紀百萬之衆不如一賢。故秦

行千金以間廉頗。事見五年周赧王五漢散萬金以

疏亞父。事見十卷高帝三年疏與疎同喜立於朝。陛下之光輝。傅氏

之廢興也。如淳曰傅喜顯則傅氏興其廢亦如之晉灼曰用喜於陛下有光明而傅氏之廢復

得興也師古曰如說足上亦自重之故。尋復進用焉。余謂晉說亦未可厚非

明年復進用。建平侯杜業上書。詆曲陽侯根。高陽

侯薛宣。安昌侯張禹。而薦朱博。帝少而聞知王氏驕

盛。少詩照翻心不能善。以初立故。且優之後。月餘。司隸校

尉解光。解戶貫翻奏曲陽侯先帝山陵未成。公聘取掖庭

女樂。五官殷巖。王飛君等。置酒歌舞。如淳曰五官官名也外戚傳云

五官視三百石及根兄子成都侯况。亦聘取故掖庭貴人以

為妻。况商子也皆無人臣禮。大不敬。不道。於是天子曰。先

帝遇根。况父子至厚也。今乃背恩忘義。背蒲妹翻以根嘗

建社稷之策。師古曰謂立哀帝為嗣也事見上卷元延四年遣歸國。免况為

庶人。歸故郡。王氏故魏郡元城人根及况父商所薦舉為官者

皆罷。以其黨也九月庚申。地震。自京師到北邊郡國三

十餘處。壞城郭。壞音怪凡壓殺四百餘人。上以災異問

待詔李尋。考異曰尋傳云使侍中衛尉傅喜問尋按公卿表傅喜為衛尉二月遷右將軍十

通鑑卷之三十三

一月罷地震在九月當對曰夫日者眾陽之長長知

人君之表也君不脩道則日失其度晡昧亡光師古

與暗同又音烏感翻間者日尤不精光明侵奪失色邪氣珥蜺

數作孟康曰暈適背鑄抱珥虹蜺皆日旁氣也珥形

為珥在旁如半環向日為抱向外為背有氣刺日為

鑄鑄映傷也適者日之將食先有黑之變也蜺讀日

數所角翻下同小臣不知內事竊以日視陛下志操

衰於始初多矣唯陛下執乾剛之德彊志守度謂守

也母聽女謁邪臣之態諸保阿乳母甘言卑辭之託

斷而勿聽勉彊大義斷丁管翻絕小不忍良有不得

已良甚也可賜以貨財不可私以官位誠皇天之禁也

臣聞月者眾陰之長長知妃后大臣諸侯之象也開

者月數為變此為母后與政亂朝與讀日豫朝陰陽

俱傷兩不相便外臣不知朝事竊信天文即如此近

臣已不足杖矣師古曰杖唯陛下親求賢士無彊所

惡師古曰邪佞之人誠可賤惡勿得以崇社稷尊彊

本朝臣聞五行以水為本五行一曰水水為準平

王道公正脩明則百川理落脉通師古曰落偏黨失

綱則涌溢為敗今汝潁漂涌地理志潁川郡陽城縣

沛郡下蔡縣入淮過郡三行千五百里汝水出汝南

郡定陵縣高陵山東南至新蔡入淮過郡四行千三

百四里與雨水並為民害此詩所謂百川沸騰答在皇

南卿士之屬

師古曰詩小雅十月之交之詩也皇南卿士周室女寵之族也

唯陛下

少抑外親大臣臣聞地道柔靜陰之常義也聞者關

東地數震

數所

宜務崇陽抑陰以救其咎固志建威

固志以用英俊建威以黜姦邪建立也

閉絕私路拔進英雋退不任職

以疆本朝夫本疆則精神折衝

師古曰言有欲衝突為害者則折挫之

本弱則招殃致凶為邪謀所陵聞往者淮南王作謀

之時其所難者獨有汲黯以為公孫弘等不足言也

事見十九卷武帝元狩元年

弘漢之名相於今無比而尚見輕何

况亡弘之屬乎故曰朝廷亡人則為賊亂所輕亡讀無

其道自然也

騎都尉平當使領河隄

師古曰為使而領其事使

音疏

秦九河今皆寘滅

寘與填同

按經義治水有決河深

川師古曰決分泄也深浚治也治直之翻下同

而無隄防壅塞之文塞悉則翻

河從魏郡以東多溢決水迹難以分明四海之眾不

可誣

爾雅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孔穎達曰東方曰夷者風俗通云東方人好生萬物無觸

地而出夷者舐也其類有九依東夷傳一曰玄菟二曰樂浪三曰高麗四曰滿飾五曰鳧夷六曰索家七

曰東屠八曰倭人九曰天鄙南方曰蠻者風俗通云君臣同川而浴極為簡慢蠻者慢也其類有八李巡

注爾雅云一曰天竺二曰咳首三曰僬僥四曰跋踵五曰穿胃六曰儋耳七曰狗軼八曰旁春西方曰戎

者風俗通云斬伐殺生不得其中戎者兇也其類有六李巡注爾雅云一曰僬夷二曰戎央三曰老白四

曰耆羌五曰鼻息六曰天剛北方曰狄者風俗通云父子嫂叔同穴無別狄者辟也其行邪辟其類有五

李巡注爾雅云一曰月支二曰穢貊三曰匈奴四曰單于五曰白屋諸儒之說畧有異同然平當所謂四

海之衆但言四海之內之人耳宜博求能浚川疏河者上從之待詔

賈讓奏言治河有上中下策古者立國居民疆理土

地必遺川澤之分度水執所不及師古曰遺留也度計也言川澤水所

流聚之處皆留而置之不以爲居邑而妄墾殖必計水之所不及然後居而田之也分音扶問翻度音大

各翻大川無防小水得入陂障卑下以爲汙澤師古曰停水曰

汙音一胡翻使秋水多得其所休息左右游波寬緩而不

迫夫土之有川猶人之有口也治土而防其川猶止

兒啼而塞其口豈不遽止然其死可立而待也塞悉則翻

師古曰遽速也日其庶翻故曰善爲川者決之使道善爲民者宜

之使言國語召公諫厲王監蒞之辭師古曰道讀曰導導通引也蓋隄防之作近

起戰國雍防百川各以自利師古曰雍讀曰壅齊與趙魏以

河爲竟竟讀日境趙魏瀕山師古曰瀕山猶言以山爲邊界也瀕音頻又音賓余謂趙

魏之地一邊接山則地勢高非邊界也齊地卑下齊地瀕海故卑下也作隄去河

二十五里河水東抵齊隄則西泛趙魏趙魏亦爲隄

去河二十五里雖非其正水尚有所遊盪時至而去

則填淤肥美淤依據翻民耕田之或久無害稍築宮宅遂

成聚落大水時至漂沒則更起隄防以自救稍去其

城郭排水澤而居之湛溺自其宜也師古曰湛讀日沈音持林翻

今隄防陜者去水數百步陜與狹同遠者數里於故大隄

之內復有數重復扶又翻重直龍翻民居其閒此皆前世所排

也。河從河內黎陽。至魏郡昭陽。東西互有石隄。激水

使還百餘里。開河再西三東。迫阨如此。不得安息。地理

志黎陽縣屬魏郡。晉灼曰：黎山在其南。河水經其東。其山上碑云：縣取山之名。取水之陽。以為名。抄溝洫。

志具載。讓奏曰：河從河內北至黎陽。為石隄。激使抵東郡平剛。又為石隄。使西北抵黎陽。觀下。又為石隄。

使東北抵東郡津北。又為石隄。使西北抵魏郡昭陽。又為石隄。激使東北。今行上策。徙冀

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遮害亭在淇口東。十八里有金隄。隄

高一丈。自淇口東地稍高。至遮害亭西五丈。水經注曰：舊有宿胥口。河水於此北入。放河使北

入海。河西薄大山。東薄金隄。執不能遠。泛濫。暮月自

定。薄伯各翻難者將曰：若如此敗壞城郭田廬冢墓。以萬

數百姓怨恨。難乃旦翻。壞音怪。敗補邁翻。昔大禹治水。山陵當路

者毀之。故鑿龍門。闢伊闕。折砥柱。破碣石。墮斷天地

之性。師古曰：闢。開也。折。分也。墮。毀也。音火。規。翻。斷。丁管翻。此乃人功所造。何足

言也。人功所造。謂城郭田廬冢墓也。今灑河十郡治隄。歲費且萬萬

河南河內東郡陳留魏郡平原。干乘信都清河勃海凡十郡。及其大決。所殘無數

如出數年。治河之費。以業所徙之民。遵古聖之灑。定

山川之位。謂依禹迹也。使神人各處其所。而不相奸。神謂川瀆

之神。人謂居人也。處。昌。且大漢方制萬里。豈其與水

爭咫尺之地哉。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載無患。故謂

之上策。載子。亥翻。若乃多穿漕渠於冀州地。使民得以溉

田。分殺水怒。殺所介。翹減也。雖非聖人灑然。亦救敗術也。可

從淇口以東為石隄。地理志淇水出河內共縣北山口也。共音恭。多張水門。恐議者疑河大川難禁制。榮

陽漕渠足以卜之。如淳曰今礪谿口是也。言作水門流水流不為害也。師古曰礪谿谿

名即水經所云齊水東過礪谿者。冀州渠首盡當仰此水門。仰牛諸

渠皆往往服引取之。如淳曰股支別也。據如說股當作股。早則開東方

下水門。溉冀州水。則開西方高門。分河流民田。適治

河隄亦成。此誠富國安民興利除害支數百歲。故謂

之中策。若乃繕完故隄。增卑倍薄。勞費無已。數逢其

害。此最下策也。議所畫治河三策。自漢至今。未有能

其上策多孟浪駭俗而難行。其中策則平實合宜。而可用。其下策則常人所知也。數所角翻。孔

註亦不然

光何武奏迭毀之。次當以時定。自元帝時貢禹建毀

皆踵其說。以為太祖以下五廟。其親廟四。親盡而迭毀。迄于成帝。終莫能定。今二府復奏。請與羣

臣雜議。於是光祿勳彭宣等五十三人皆以為孝武

皇帝雖有功德。親盡宜毀。太僕王舜中壘校尉劉歆

議曰。禮天子七廟。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也。禮記

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廟而七。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師古曰言

也。云變。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為設數。臣愚以為孝

武皇帝功烈如彼。孝宣皇帝崇立之如此。不宜毀。世立

宗廟見二十四卷。宣帝本始元年。上覽其議。制曰。太僕舜中壘校尉

歆議可。何武後母在蜀郡。武蜀郡。遣吏歸迎會成

通鑑卷三十三。漢紀三十五。成帝。七。

歆議是

帝崩吏恐道路有盜賊後母留止止不行也左右或譏武

事親不篤師古曰左右謂天子側近之臣帝亦欲改易大臣冬十月

策免武以列侯歸國癸酉以師丹為大司空丹見上

多所匡改成帝之政乃上書言古者諒闇不言聽於

冢宰師古曰論語云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孔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

已以聽于冢宰三年諒信也闇默然也鄭玄曰周之六官皆摠屬於冢宰冢宰於百官無所不主爾雅曰冢大也冢宰太宰也乃上時掌翻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父

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前大行屍柩在堂而官

爵臣等以及親屬赫然皆貴寵封舅為陽安侯皇后

尊號未定豫封父為孔鄉侯出侍中王邑射聲校尉

王邯等王邑王邯太皇太后親屬也邯戶甘翻詔書比下變動政事卒

暴無漸師古曰比類也此毗至翻卒讀曰粹下倉卒同臣縱不能明陳大義

復曾不能牢讓爵位師古曰半堅也復又翻曾才登翻相隨空受封

侯增益陛下之過間者郡國多地動水出流殺人民

日月不明五星失行此皆舉錯失中號令不定濃度

失理陰陽溷濁之應也錯音于故翻師古曰溷音胡頓翻臣伏惟人

情無子年雖六七十猶博取而廣求師古曰取讀曰娶孝成

皇帝深見天命燭知至德師古曰燭照也至德指謂哀帝以壯年充

已已者有我之私克去也立陛下為嗣先帝暴棄天下暴者言無疾而

崩而陛下繼體四海安寧百姓不懼此先帝聖德當

崩而陛下繼體四海安寧百姓不懼此先帝聖德當

崩而陛下繼體四海安寧百姓不懼此先帝聖德當

合天人之功也臣聞天威不遠顏咫尺左傳齊桓公對宰孔之言

師古曰言常若在願陛下深思先帝所以建立陛下

之意且克已躬行以觀羣下之從化天下者陛下之

家也肺附何患不富貴不宜倉卒若是其不久長矣

丹書數十上上時多切直之言傳太后從弟子遷在

左右尤傾邪從才上惡之惡鳥免官遣歸故郡傳氏

內溫傳太后怒上不得已復留遷復扶又丞相光與

大司空丹奏言詔書前後相反天下疑惑無所取信

臣請歸遷故郡以銷姦黨卒不得遣卒子恤復為侍

中其逼於傳太后皆此類也哀帝之時傳氏固為驕

語意其出於王議郎耿育上書冤訟陳湯成帝永

陳湯徙邊冤曰甘延壽陳湯為聖漢揚鉤深致遠之

威言湯等深入康居遠誅郅支雖其窺伏雪國家累

年之恥討絕域不羈之君不羈言不係萬里難制之

虜豈有比哉先帝嘉之仍下明詔宣著其功改年垂

歷師古曰謂改年為竟寧也不以此事蓋當其年上

禮義既服其辜呼韓邪單于修制保塞邊番長無兵

傳之無窮應是南郡獻白虎白虎西方之獸主威邊

垂無警備會先帝寢疾然猶垂意不忘數使尚書責

問丞相趣立其功數所角翻趣使丞相御史立議獨

通鑑卷三十三成帝

丞相匡衡排而不予予讀封延壽湯數百戶事見二十九卷

元帝竟寧元年此功臣戰士所以失望也孝成皇帝承建業

之基乘征伐之威兵革不動國家無事而大臣傾邪

欲專主威排如有功如與使湯塊然被見拘囚師古曰塊

然獨處之意如土塊也不能自明卒以無罪老棄燉

煌音口內翻被皮義燉正當西域通道子恤翻燉徒門翻令威名折衝

之臣旋踵及身謂罪及其身也復為郅支遺虜所笑誠可悲

也復扶又翻下同至今奉使外蠻者未嘗不陳郅支之誅以

揚漢國之盛夫援人之功以懼敵師古曰援引也音爰棄人之

身以快讒豈不痛哉且安不忘危盛必慮衰今國家

素無文帝累年節儉富饒之畜又無武帝薦延畜讀與蓄

同如淳曰薦延使羣臣薦士而延納之臧俊禽敵之臣獨有一陳湯耳

師古曰臧謂斬其首而縣之也俊謂敵之魁率郅支是也春秋左氏傳曰得俊曰克仲馮曰臧俊禽敵之

臣宜與薦延通為一句則與上文相配而下言獨有一陳湯耳自不妨臧善鬪故云臧俊猶云臧將也臧

堅堯翻假使異世不及陛下尚望國家追錄其功封表

其墓以勸後進也湯幸得身當聖世功曾未久晉才登翻

反聽邪臣鞭逐斥遠遠于願翻使亡逃分竄死無處所師古

曰分謂散離也舜典曰分北三苗遠覽之士莫不計度以為湯功累

世不可及而湯過人情所有師古曰言湯所犯之罪過人情共有不能免者

非特詭異深可誅責也度徒洛翻湯尚如此雖復破絕筋骨暴露形

通鑑卷之三十三 漢紀三十五 武帝 九

樂之太過

骸猶復制於脣舌為嫉妒之臣所係虜耳言湯功如此之偉猶

不免於罪徒繼今者雖復捐身為國終制於吏議陷於係虜之罪也復扶又翻此臣所以為

國家尤戚戚也為于書奏天子還湯卒於長安卒于恤翻

孝哀皇帝上諱欣定陶恭王康之子也成帝立以為嗣荀悅曰諱欣之字曰喜應

劭曰諡法恭仁短折曰哀

建平元年春正月隕石于北地十六日赦天下司

隸校尉解光奏言臣聞許美人及故中宮史曹宮史女

產子子隱不見見賢通翻臣遣吏驗問皆得其狀元延元

年宮有身其十月宮乳掖庭牛官令舍師古曰乳產也音而與翻

下皆類此中黃門田客續漢志中黃門比百石掌給事禁中以宦者為之持詔記

與掖庭獄丞籍武令收置暴室獄掖庭令屬少府有左右丞暴室丞各

一人皆宦者為之暴室丞主中婦人疾病者就此室其皇后貴人有罪亦就此室籍姓晉大夫籍氏之後

其先有孫伯鷹司晉之典籍以為大政故曰籍氏母問兒男女誰兒也宮曰

善臧我兒胞臧古藏字通師古曰胞謂胎之衣也音苞丞知是何等兒也

師古曰意言是天子兒耳後三日客持詔記與武問兒死未武對

未死客曰上與昭儀大怒趙昭儀也柰何不殺武叩頭啼

曰不殺兒自知當死殺之亦死不殺則為違詔命故知當死殺之則後人

以害皇子之罪加之故知亦死即因客奏封事曰陛下未有繼嗣子

無貴賤唯留意奏入客復持詔記取兒付中黃門王

通鑑卷之三十三

漢紀三十五 哀帝

舜舜受詔內兒殿中為擇乳母復扶又翻告善養兒為于僞翻

且有賞母令漏泄舜擇官婢張棄為乳母官婢蓋以罪沒入掖

庭男為官奴女為官婢鄭玄曰古者從坐男女沒入縣官為奴其少未知以為奚今之侍史官婢或謂之奚官

後三日客復持詔記并藥以飲宮師古曰飲宮音於禁翻

曰果也欲姊弟擅天下我兒男也額上有壯髮類孝

元皇帝師古曰壯髮當額前侵下而生今俗呼為主頭者是也額鄂格翻今兒安在

危殺之矣師古曰危險也猶今人言險不殺耳奈何令長信得聞之師古曰

謂太后遂飲藥死棄所養兒師古曰棄謂張棄也十一日宮長

李南以詔書取兒去晉灼曰漢儀注有女長御比詩中宮長豈此邪余謂宮長者蓋

老于宮中諸女御因稱之為宮長猶三署諸郎謂久次者為郎署長也前持詔記此以詔書書之與記有

以其乎曰有詔記于記也後世謂之手記尤武所謂詔書手記不可數得手記出上手詔書則下為之

以璽為信不知所置師古曰終竟不知置何所也許美人元延工

年懷子十一月乳乳如注翻昭儀謂帝曰常給我言

從中宮來即從中宮來許美人兒何從生中許氏竟

當復立邪晉灼曰昭儀前嬰帝不得立許美人以為皇后而今有子中許氏竟當復立為皇后

邪此前約之言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言美人在內中何從得兒而生也故言何從生中次此下乃始言約

耳對以手自擣師古曰對怨怒也擣也對音直類翻以頭擊壁戶柱

從牀上自投地啼泣不肯食曰今當安置我我欲歸

耳帝曰今故告之反怒為師古曰故以許美人生子告故何為反怒殊不

可曉也殊異甚也帝亦不食昭儀曰陛下自知是不食何

為陛下嘗自言約不負女師古曰女讀曰汝今美人有子竟

負約謂何帝曰約以趙氏故不立許氏使天下無出

趙氏上者母憂也後詔使中黃門靳巖從許美人取

兒去盛以葦篋靳居歙翻盛時征翻葦葦類也織以為篋也置飾室簾南

去飾室室之以金玉為飾者昭陽舍是也師古曰簾戶簾也音廉帝與昭儀坐使御

者于客子解篋緘未已御者侍者也師古曰緘束篋之繩音古咸翻帝使

客子及御者皆出自閉戶獨與昭儀在須臾開戶

客子呼古呼字使緘封篋及詔記令中黃門吳恭持以與

籍武曰告武篋中有死兒埋屏處屏處有遮蔽處人所不見者屏必鄧

翻勿令人知武穿獄樓垣下為坎埋其中獄掖庭也其

它飲藥傷墮者無數事皆在四月丙辰赦令前異口考

趙后傳作丙辰按哀帝紀四月丙午即位赦天下蓋傳誤也或者即位十日後赦也臣謹案永

光三年男子忠等發長陵傳夫人冢事更大赦更工衡翻

孝元皇帝下詔曰此朕所不當得赦也窮治盡伏辜

天下以為當常丁浪翻趙昭儀傾亂聖朝親滅繼嗣家屬

當伏天誅而同產親屬皆在尊貴之位迫近帷幄近其

斬天下寒心請事窮竟謂窮治其獄而竟其情丞相以下議正

灑令外朝大議以正其罪帝於是免新成侯趙欽欽兄子成陽

侯訢皆為庶人訢臨之子也將家屬徙遼西郡議郎耿育

上疏言臣聞繼嗣失統廢適立庶師古曰適讀日嫡下同聖人

通鑑卷三十三 哀帝 三

灋禁古今至戒然太伯見歷知道師古曰歷謂王季即文王之父也知

適謂知其當為適嗣也適丁歷翻遂循固讓委身吳粵謂太伯逃之吳粵以避季

歷權變所設不計常灋致位王季以崇聖嗣聖嗣謂文王

卒有天下師古曰卒終卒子恤翻子孫承業七八百載載子亥翻年也

爾雅曰唐虞曰載取物終更始功冠三王冠古玩翻道德最備是以尊號

追及太王太王古公亶父也武王克商有天下追王太王王季故世必有非常

之變然後乃有非常之謀孝成皇帝自知繼嗣不以

時立念雖未有皇子萬歲之後未能持國師古曰未晚暮也萬

歲言晏駕也余謂人之生也以死為諱故常權柄之

人以死後為百年之後天子曰千秋萬歲後重制於女主女主驕盛則耆欲無極如武帝為鈎弋夫人慮者是也

師古曰耆讀曰嗜少主幼弱則大臣不使師古曰不使不使世

無周公抱負之輔恐危社稷傾亂天下知陛下有賢

聖通明之德仁孝子愛之恩懷獨見之明內斷於身

斷丁亂翻故廢後宮就館之漸絕微嗣禍亂之根師古曰微嗣者

謂切主也乃欲致位陛下以安宗廟愚臣既不能深援安

危定金櫃之計師古曰愚臣謂解光等也金櫃言長久之法可藏于金櫃石室者援音爰

又不知推演聖德師古曰演廣也音弋善翻述先帝之志乃反覆

校省內暴露私燕師古曰私燕謂成帝閑燕之私也覆音方目翻余謂私燕祗席之私

所謂專房燕即此燕也誣汗先帝傾惑之過汗烏故翻成結寵妾妬

媚之誅媚莫報翻甚失賢聖遠見之明逆負先帝憂國之

意夫論大德不拘俗立大功不合眾用衛鞅語意此乃孝

成皇帝至思所以萬萬於眾臣陛下聖德盛茂所以

符合於皇天也豈當世庸庸斗筲之臣所能及哉竹

器也容斗二升音所交翻且褒廣將順君父之美匡救銷滅既往

之過古今通義也事不當時固爭防禍於未然各隨

指阿從以求容媚晏駕之後尊號已定萬事已訖乃

探追不及之事訐揚幽昧之過此臣所深痛也耿育之言

是也春秋為尊者諱義正如此願下有司議下遐稼翻即

如臣言宜宣布天下使咸曉知先帝聖意所起不然

空使謗議上及山陵下流後世遠聞百蠻開音近布

其說雖是然宮闈大變豈容不言

海內甚非先帝託後之意也蓋孝者善述父之志善

成人之事唯陛下省察省悉井翻帝亦以為太子頗得趙

太后力事見上卷成帝元延四年遂不竟其事傳太后恩趙太后

師古曰恩謂以厚恩接遇之一曰恩謂銜其立哀帝為嗣之恩也余謂一說是趙太后亦歸

心故太皇太后及王氏皆怨之為趙后自殺張本丁酉光

祿大夫傅喜為大司馬封高武侯恩澤侯表高武侯國於南陽杜衍縣

考異曰公卿表綏和二年十一月庚午師丹為大司馬四月徙建平元年四月丁酉傅喜為大司馬喜

傳云明年正月徙師丹為大司空而拜喜為大司馬荀紀亦在正月按長歷此年四月癸亥朔無丁酉今

從喜傳秋九月甲辰隕石于虞二地理志虞縣屬梁國郎

中令冷褒師古曰冷音零古者樂工謂之冷人因以為氏周有冷州鳩原父曰按此時無郎中

通鑑卷三十三 漢紀三十五 哀帝 三五

今余謂黃門郎段猶等復奏言定陶共皇太后共皇

后皆不宜復引定陶藩國之名以冠太號復扶又翻

冠古車馬衣服宜皆稱皇之意師古曰皇者至尊之

玩翻置吏二千石以下各供厥職師古曰謂詹

之也稱音又宜為共皇立廟京師為于偽翻上復下其議

官也又宜為共皇立廟京師下故為同

孝道唯丞相光大司馬喜大司空丹以為不可丹曰

聖王制禮取灋於天地尊卑者所以正天地之位不

可亂也易繫辭曰天尊地卑君臣定矣卑高以陳貴

辯上下定民今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以定陶共為

號者母從子妻從夫之義也共皇太后之號為母從

夫欲立官置吏車服與太皇太后並非所以明尊無

二上之義也定陶共皇號謚已前定義不得復改復

又翻禮父為士子為天子祭以天子其尸服以士服子

無爵父之義尊父母也引禮記喪服小記之言古者

事亡如事存也鄭玄曰祭以天子養以子道也尸為

人後者為之子故為所後服斬衰三年斬衰用麤布

緇衰音而降其父母朞明尊本祖而重正統也本祖

七雷翻孝成皇帝聖恩深遠故為共王立後事見上卷成

奉承祭祀令共皇長為一國太祖前稱共王後稱共

通監卷三十三漢紀二十五哀帝

而稱之也。諸侯之國以萬世不毀。恩義已備。陛下既始封之君為國太祖。

繼體先帝，持重大宗，承宗廟天地社稷之祀，義不可

復。奉定陶共皇祭入其廟。復扶又今欲立廟於京師。

使臣下祭之，是無主也。又親盡當毀。禮太祖以下親

毀臣衡曰：孝莫大於嚴父，故父之所尊，子不敢不承。父之所異，子不敢同。禮公子不得為母，信為後則於

子祭於孫，止李奇曰：不得信尊其父也。公子去其所而為大宗，後尚得私祭其母為孫，則止不得祭公子。

母也。明繼祖不復顧其私祖，母此皆親盡當毀之義也。師古曰：信讀曰申。空去一國太祖

不墮之祀，而就無主當毀不正之禮。共皇立廟于定陶，則為一國太

祖之廟。萬世不毀，立廟于京師，則其祭莫適為非所主。又親盡當毀，而於禮又為不正也。墮讀曰隳。非所

以尊厚共皇也。丹由是浸不合上意，會有上書言古

者以龜貝為貨，今以錢易之。貝博蓋翻，海介蟲也。居陸名賸，在水名蚶，古者

貨貝而寶龜。周有泉，至秦廢貝而行錢。其後王莽以龜貝為貨，蓋祖此說也。埤雅：獸為友，貝二為朋，貝中肉如科斗而有首尾，貝之字從日，從人，言貝目之所

背也。蓋鐵論曰：教與俗改，敝與世易。夏后氏以玄貝，殷人以紫石，孔穎達曰：爾雅，貝居陸，炭在水，蚶大者

觥小者，鱗今之細貝，亦有紫色者。出日南，玄貝胎貝，黑色者，餘蚶黃白文，餘泉白黃文，白質黃文也。詩成

貝錦，則紫貝也。紫貝以紫為質，黑為文，點也。蚶博而額中廣，兩頭銳，蚶大而儉，鱗小而情，情狹而長，賸音

標，蚶音含，觥音况，鱗音積，蚶音治，蚶音葩，額音屈，軌翻

困。民以故貧，宜可改幣，上以問丹丹，對言可改章

下有司議。下遐，稼翻，下同。皆以為行錢以來久難卒變易。師

曰卒讀丹老人忘其前語。年老神識衰減，則健忘忘音，巫放翻。復從公

卿議，又丹使吏書奏，吏私寫其草，丁傅子弟聞之，使

通鑑卷三十三 漢紀三十五 哀帝 三

申威
朕欽

人上書告丹上封事上時行道入徧持其書上以問

將軍中朝臣朝直皆對曰忠臣不顯諫大臣奏事不

宜漏泄宜下廷尉治下廷事下廷尉劾丹大不敬承

傳風旨也事未決給事中博士申威快欽上書蘇林

音桂言丹經行無比行下孟翻師古曰比音必自近

世大臣能若丹者少發憤瀆奏封事蕙音蒲又不及

深思遠慮使主簿書漢三公府皆有主簿錄省漏泄

之過不在丹以此貶黜恐不厭衆心師古曰厭上貶

咸欽秩各二等博士秩比六百石貶遂策免丹曰朕

惟君位尊任重懷讓迷國師古曰讓詐進退違命反

覆異言甚為君恥之為于偽翻以君嘗托傳位謂嘗

於東未忍考干理理理官也謂廷尉也言未其上大

司空高樂侯印綬罷歸上時掌尚書令唐林上疏曰

竊見免大司空丹策書泰深痛切君子作文為賢者

諱春秋之義丹經為世儒宗善經學為當世德為國

黃耆師古曰黃耆老人之稱也黃謂白髮落盡親傳

聖躬位在三公所坐者微海內未見其太過事既以

往丹傳以免爵太重京師識者咸以為宜復丹爵邑

使奉朝請朝直遙翻師古曰識者謂有識之人也請

以為官名沈約曰奉朝唯陛下裁覽衆心有以尉復

會請召而已請讀如字

師傳之臣尉與慰同安也復報也上從林言下詔賜丹爵關內

侯自蕭望之以讒間免官賜爵關內侯其後周堪等皆用此比雖曰以恩師傳其實倚閣之使之優閑

耳上用杜業之言召見朱博起家復為光祿大夫朱博

免官見上卷成帝綏和元年按杜業傳帝初即位業上書言王氏世權日久薛宣張禹惑亂朝廷而薦朱

博見賢遷京兆尹冬十月壬午以博為大司空中

山王箕子幼有眚病箕子中山王興之子孟康曰災眚也蘇林曰名為肝厥發時唇口手足十指甲皆青

師古曰下云禱祠解舍孟說是也眚音所領翻字不

作青服說誤矣祖母馮太后自養視數禱祠解數所角翻師

余按韻書解音懈者釋除也禱祠以除災也但顏注

上云禱祠解舍則以解為解舍之解其說拘矣賈公

彥曰求福曰禱禱禮上遣中郎謁者張由將醫治之

輕得求曰祠祠禮重

續漢志常侍謁者王殿上時節威儀凡六百石給事

謁者四百石灌謁者郎中比三百石掌實贊受事及

上章報問中郎謁者蓋即灌由素有狂易病師古曰

謁者郎中也治直之翻下同

狂而變易病發怒去西歸長安尚書簿責由擅去狀

常性也師古曰簿責以文簿一責問也由恐因誣言中山太后祝詛上及

傅太后中山太后馮太后也即元帝傅太后與馮太

后並事元帝追怨之因是遣御史丁玄案驗數十日

無所得更使中謁者令史立治之師古曰官為中謁者令姓史名立續

漢志中官謁者令王報中章宦者為之更工衡翻立受傅太后指冀得封侯

治馮太后女弟習及弟婦君之據馮昭儀傳君之寡眾婦也死者

數十人誣奏云祝詛謀弒上立中山王責問馮太后

帝

必知情

丁玄

通鑑卷三十三 哀帝

七

無服辭立曰熊之上殿何其勇今何怯也

當熊事見二十九卷

元帝建昭元年

太后還謂左右此乃中語

師古曰中語謂宮中

之言也

吏何用知之欲陷我效也

師古曰效徵驗也

乃飲藥自

殺宜鄉侯參君之習及夫子

按馮昭儀傳習夫及子也

當相坐者

或自殺或伏灋

伏灋謂受刑而死

凡死者十七人衆莫不憐

之司隸孫寶奏請覆治馮氏獄傳太后大怒曰帝置

司隸主使察我馮氏反事明白故欲擿抉以揚我惡

師古曰剔抉謂挑發之也擿音他歷翻抉音一决翻挑音他聊翻

我當坐之上乃順

指下寶獄

下遐稼翻

尚書僕射唐林爭之上以林朋黨比

周比毗至翻

左遷燉煌魚澤障侯

師古曰燉煌效穀縣本魚澤障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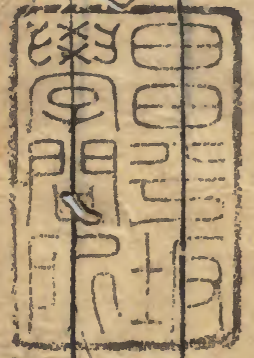
大司

龔勝

馬傅喜光祿大夫龔勝固爭上為言太后出寶復官

為于張由以先告賜爵關內侯史立遷中大僕

以此受賞豈知乃以此賈禍邪



漢紀三十三哀帝

文政校印

通鑑卷三十三

資治通鑑卷第三十三

